

双雄惊心系列

离奇的绑架案

陈自仁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双雄惊心系列故事 (1)

离奇的绑架案

陈自仁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目 录

- | | | |
|---|---------------------------------|-----|
| 1 | 小雄惊叫一声 ,吓出一身虚汗 | 1 |
| 2 | 刹那间 ,蛇变成了一条蓝色的光链 | 17 |
| 3 | 昨晚的经历 ,太奇怪了 ,像一场噩梦 | 30 |
| 4 | 他浑身打颤 ,双腿发软 ,身子如虚脱了一般 | 51 |
| 5 | 想到这一点 ,小雄的心 ,又一次收紧了 | 66 |
| 6 | 瘦老头慌了 ,枪也顾不上捡 ,
从地上爬起来 ,掉头就跑 | 83 |
| 7 | 雯雯翻着白眼珠 ,发青的嘴角 ,
冒出白色的泡沫 | 105 |
| 8 | 一个五花大绑的青年 ,嘴上贴着胶布 ,
挣扎着爬出了地窖 | 124 |

1 小雄惊叫一声 ,吓出一身虚汗

吃罢晚饭 ,小雄把四个沙袋绑在小腿上 ,对师父说了句 :“我出去走走。 ”出了师父家的大门。

从小学二年级起 ,小雄的星期六、星期天 ,几乎都是在师父刘醒夫家度过的。如今 ,他上了初中 ,可星期五下午一放学 ,还要往师父家跑。小雄去师父家 ,为的是跟师父学武艺。

小雄的师父刘醒夫老人 ,住在郊区 ,是个武功极高的民间奇人。小雄和哥哥大雄 ,原是一对孪生兄弟。出生时 ,大雄体重达三千克 ,小雄的体重 ,只有一千五百克 ,身体特别弱。上小学时 ,小雄身体瘦弱 ,学校都不敢让他报名。为了增强体质 ,爸爸让小雄拜刘醒夫老人学武。谁知 ,他竟迷上了武术 ,一练不肯罢手。

每周到师父家的第一堂课 ,是晚饭后 ,在小腿绑上沙袋 ,练轻功。先是绑两个沙袋 ,后是

绑四个沙袋 ;先是慢走 ,后是快走 ,再后是疾走、飞跑。师父说 ,能在两条小腿上 ,绑八个大沙袋 ,快步如飞 ,飞越一人高的墙 ,轻功就算练成了。到那时 ,如果取掉沙袋 ,就可以身轻如燕 ,飞檐走壁了。

今晚 ,小雄绑上沙袋 ,急着出门 ,可不是为了练轻功。

晚饭前 ,隔壁的大胖把小雄叫出去 ,神秘兮兮地说 :“小雄哥 ,你好酷啊 !听说你武功很高 ,胆子贼大。有一个地方 ,你敢不敢去 ? ”

小雄问 :“哪儿 ? ”

“鬼屋。 ”

小雄吸了一口冷气 ,愣住了。

鬼屋是村外一座孤零零的四合院 ,离村大约有二十分钟的路程。这座所谓的鬼屋 ,是多年前 ,一个发了大财的包工头盖的。包工头搬进去不久 ,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 ,全家四口 ,被人杀在屋内。这起凶杀案 ,充满了神秘色彩 ,公安局侦查多年 ,一直没有侦破。

后来 ,人们发现 ,一到夜晚 ,那座四合院

中,就有女人的哭泣声。一些胆大的男人,打着手电去看,却发现院子中空空荡荡,屋里屋外,不见一个人影。可是,人一离开,房子里又传出凄凄惨惨的哭声。时间一长,附近的人们就把那座四合院叫“鬼屋”,不要说晚上没人敢去,就是白天,也没人敢独自走进院子。

大胖的脸上,露出嘲弄的笑意:“小雄哥,害怕了不是?看来,你也酷不到哪儿去!”

“瞎说!”小雄说着,把手伸在大胖面前。他的手指头,又短又粗。那是长期抓石锁、练沙掌的结果。

大胖害怕了,不由得后退一步。有一次,他偷看小雄练武,只见小雄“嗨”的一声,一掌拍碎了半截砖头。

小雄的手掌展开了,手心里是一颗彩色的玻璃弹子。

“跳棋子?”

“对,跳棋子。今晚,我把这颗跳棋子放在鬼屋的桌子上,明天一早,你带一帮同学,给我取回来。”



大胖吃惊了，露出一脸惧色。

小雄逼视着大胖的脸，冷冷地问：“怎么，大白天你们也不敢去鬼屋？”

大胖结结巴巴地说：“行……行……”

出了师父家的大门，小雄才发现天变了。东边的天空繁星闪闪，西边的天空，却黑得吓人，四周不时吹起一股股冷风。他心里一阵发毛，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离开村子，是一条乡间公路。公路两侧，是一排整整齐齐的新疆杨。夜风吹来，杨树叶发出唰啦啦的响声。

路上不见一个人影。

小雄走着走着，心中紧张起来，脸上的汗流下来了。小腿上绑着沙袋，走路太吃力。他蹲下来，解下沙袋，把四个沙袋用带子连在一起，搭在肩上。

小雄起身，一抬头，突然发现，远处有一个黑影，顺着路面，忽高忽低，忽左忽右，晃晃悠悠地飘了过来。

小雄站住了。

那是什么？是人？不像。人不会那样走路。是鸟？也不像。这里哪有那样大的鸟？那家伙离地面一米多高，晃晃悠悠地飘来，像传说中的鬼。

难道真的有鬼？

还没有到鬼屋，鬼就来了？

不怕！我不怕鬼！

小雄一咬牙，暗暗地运了一口气，把两个拳头一攥，发出一阵咔吧吧的响声。这响声，只有练武术的人，才能捏得出来。

小雄扬起头，朝黑影迎了上去。

忽地，一阵大风刮起，黑影旋转着，飞扑过来。

小雄刚要闪身躲过，黑影“哗”的一声，扑在了他的身上。小雄大惊，一把抓起身上的东西。

原来，那是一个很大的黑色塑料袋。

小雄看了一眼塑料袋，嘿嘿地笑了。

哪有什么鬼哟！

小雄扔掉黑塑料袋，又向前走去。

旁边出现一条岔道。这条岔道的尽头，就是闹鬼的四合院。

小雄拐上岔道。

突然，身后响起“沙沙”的脚步声。

小雄转过身,向后面看。

身后,一个人影也没有。

道路两旁,是郊区农民盖的塑料大棚。天上没有月亮,塑料大棚一个接一个趴在地上,黑糊糊的,像一个个怪物。夜风吹在塑料棚上,发出一种怪兽喘息般的呼呼声,令人毛骨悚然。

要是换了别人,就算是一个高中学生,这样的夜晚,走在这样的路上,也会吓得尿裤子的。可是,小雄不怕。

艺高人胆大嘛!

小雄又向前走去。

身后又响起脚步声。

小雄又转过身。

还是没有一个人影。

太奇怪了!没有人,哪来的脚步声?并且,那脚步声,死死地缠着小雄。他走得快,那脚步声也响得急;他走得慢,那脚步声也响得慢。

这一次,小雄真有点害怕了,头发根立起来了。他站下来,稳了稳神,开始退着走。他想,

退着走,后面有人来,就会看见。

脚步声又从身后响起。

小雄一个急转身。

身后还是没有人。

小雄似乎明白了:那脚步声,也许是自己的一种错觉。

据说,一些走夜路的人,常把自己的脚步声,当成了别人的脚步声。难道我也把自己的脚步声,当成了别人的脚步声?

小雄笑了笑,壮着胆子向前走去。

他不能打退堂鼓。这时候打了退堂鼓,会让大胖——那个五年级学生笑话的。

离鬼屋越来越近了。

天空乌云笼罩。看来,快下雨了。

能见度极差。远远地看那四合院,只有一个黑糊糊的轮廓。

天这样黑,应该把师父的手电筒拿来。可是,忘拿了。

小雄有点后悔。他摸了摸衣袋,摸到一个打火机,不由得心中一喜。

到了四合院的大门口。小雄发现,这里非常荒凉。大门口,墙脚下,处长着半人高的野草。

大门关得严严实实。小雄用手推了推,门板纹丝不动。他打着打火机,看到门上有一把暗锁。暗锁表面,锈迹斑斑。看来,这锁很久没有打开过。

这种地方,会有什么鬼啊!

小雄想回去,可又一想,手中的玻璃弹子,还没放在鬼屋的桌子上呢!这样回去,是不是太丢人了?会不会落一个胆小鬼的名声?

既然来了,就进去看看吧!

小雄想着,绕着院墙走去。

红砖砌成的院墙,约两米多高。对身高只有一米六的小雄来说,这院墙是高了一点。

别急!院墙的拐角处,有一个土堆。

小雄站在土堆上。这土堆离院墙有两米宽的距离。他把肩上的沙袋,放在土堆上,起身向前一跃,两手稳稳地抓住了墙头。他一侧身,上了墙。

小雄侧耳听听 ,风已经停了 ,周围死一般的寂静。

在这样漆黑的夜晚 ,过分的静 ,是挺吓人的。

要不要跳到院子里去？

小雄犹豫起来。

可是 ,不进院子 ,玻璃弹子怎么放在鬼屋的桌子上呢？

小雄刚要跳下去 ,忽然 ,院子里响起一种怪怪的声音。

那声音 ,像女人的抽泣 ,又像什么动物的低吟。

小雄的头一下大了。

他屏住气 ,又侧耳听听。

那声音又没了。

会不会又是自己的错觉？

小雄向四周看看。

四周一片漆黑 ,什么也看不见。

小雄隐约觉得 ,今晚的空气中 ,有一种不祥的气息。

师父说过 ,学武之人 ,三分功夫 ,七分勇气。与坏人狭路相逢 ,勇者胜。怕什么 !

‘唰’的一声 ,小雄跳进了院子的杂草中。

院中的杂草 ,东倒西歪 ,像是有人来过的样子。

小雄警惕起来。他躬着腰 ,蹑手蹑脚地向前摸去。

又是一声怪怪的声音。

小雄站住了 ,连大气都不敢出。

那声音又消失了。

不过 ,小雄听出来了 ,声音好像是从北屋传出来的。

小雄从衣袋中掏出几个玻璃弹子 ,捏在手里。

这玻璃弹子 ,就是跳棋子 ,是小雄的防身武器。

师父有一手绝活 ,从不表演 ,那就是飞镖。

师父说 ,现在时代变了 ,练飞镖没有太大的意义 ,又很不安全 ,你还是练习掷玻璃弹子吧。掷玻璃弹子和掷飞镖 ,道理是一样的。玻璃



弹子飞出去,达到一定的速度,比如接近子弹的速度,也可以让敌人的脑袋开花。

再说,你背一口袋玻璃弹子,也没人说你什么;如果你带一支飞镖,就会让人产生误会。带着飞镖,你连飞机、火车都上不去。

于是,小雄开始练习掷玻璃弹子。他的目标,是扔出去的玻璃弹子,像子弹一样快。他的衣袋中,总是装着一把玻璃弹子。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他是一个跳棋迷呢!

小雄到了北屋门口,摸了摸门扇。门没有关。他轻轻一推,门“吱”的一声开了。

院子里黑,北屋中更黑。

小雄身子一闪,躲在一旁。

师父说过,神神秘秘的地方,轻易不要进去。

北屋里静悄悄的,更不见什么鬼怪跳出来。

小雄放心了,一步迈进门。他站了一会儿,从衣袋中掏出打火机,“啪”的一声,一股火苗从他手上腾起。

北屋中,只有几把烂椅子,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整个屋子,显得空空荡荡。

小雄提起一把三条腿的椅子，立在墙跟前，又把一个玻璃弹子放在椅子上，心中默默地说，就让小胖他们来取这颗玻璃弹子吧！

放好玻璃弹子，小雄刚要转身，忽听身后“哐当”一声响。

接着，屋里掀起一股怪风，“噗”的一声，小雄手中的打火机熄灭了。

小雄一转身，又打着打火机。

原来，北屋的门关上了。

怎么会这样的事？

小雄一个箭步，冲到门前，去拉门上的把手。

门纹丝不动。

天啊，门锁上了！

小雄拧了一下门上的暗锁，那锁像焊在一起，一动不动。

原来，这是一把三保险暗锁。门从里面锁上，外面打不开；门从外面锁上，里面也打不开。

“开门！开门！快开门！”小雄使劲地拍打



着门板。

门外 ,没有一点动静。

小雄双手摸索着。他想找到门缝 ,把门板扳下来。可是 ,那门做得十分严实。门缝中连一张纸片都插不进去 ,更不要说人的手指头了。

突然 ,屋子的某个地方 ,响起一阵呜呜的哭声。

“啊！”小雄惊叫一声 ,吓出一身虚汗。

双雄

哭声,立即消失了。

“谁?你是谁?”小雄大声问。

屋子里静得吓人。

小雄呼呼地喘着粗气,听见自己的心脏在
咚咚咚地跳。

2 刹那间,蛇变成了一条蓝色的光链

屋子里,伸手不见五指,好像到处有鬼影在晃动,又好像什么都没有。

小雄感到毛骨悚然。

出去,出去,必须赶快出去!

小雄用肩膀撞门,又用手掌拍门。他撞累了,手也拍麻了,还不见人来。他背靠门板,呼呼地喘气。

过了一会儿,小雄冷静下来。

这门,是怎么锁上的?

三保险锁,要做到从外面锁上,里面打不开,锁门时,必须把钥匙插入锁孔,反转几圈才行。

天哪,这门,是人用钥匙从外面锁上的!

小雄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啊呀,我中了别人的圈套!

小雄想到了大胖。

难道是大胖设的圈套？是他用激将法，诱我到这鬼屋来，然后在外面把门锁上，想吓唬我？

不对呀！这样的夜晚，借给大胖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到鬼屋来。

那么，门是怎么锁上的？

突然，又传来“呜呜”的声音，中间还夹杂着嘀嘀咕咕的说话声。

小雄愣了一下，忙侧耳听去。

呜呜声和说话声，是从隔壁传来的。

小雄的眼睛，已经适应了屋内的黑暗。他看到，这间房是一间客厅，一边的墙上有个门，门的那边，好像还有一间房。呜呜声和说话声，就是从那间屋里传来的。

小雄轻轻地走过去，站在门前，伸出双手，慢慢摸索。他发现，这门也有一把暗锁，门是从里面锁上的。他暗暗运气，去推门板。

门板纹丝不动。

小雄一低头，看到脚下有个硬币大小的亮

点。他急忙弯下腰,仔细看那个亮点。原来,门板靠近地面的地方,曾有个圆圆的节疤,不知什么时候,节疤掉了,在门板上形成了一个圆洞。亮点就是从那个洞中透过来的光。

小雄趴在地上,把眼睛贴在圆洞上。

门板上的小洞,离地面太近。小雄的半边脸挨在地上,也只能从洞中看到隔壁地面以上二三十厘米的地方。他看到,隔壁有灯光,但光线很暗,像是烛光,地上有六只脚,其中四只大人的脚,两只孩子



脚。大人的脚,都落在地上,孩子的脚,离地面还有二十厘米的样子。

小雄仔细观察,发现大人小孩都坐在椅子上,由于小孩个子小,腿短,脚悬在空中。他还注意到,两个大人,一个穿黑皮鞋,一个穿黄皮鞋,小孩穿的是旅游鞋。

突然,电话铃声响起。

小雄吓了一跳。

隔壁传来一个男人气势汹汹的声音：“钱准备好了吗？什么！有困难？哼哼，告诉你，一百万，一个子儿都不能少！少一个子儿，就来给你的宝贝蛋收尸吧！”

小雄估计,那家伙用手机通话。他很想看到那人的脸,可是,洞的位置太低,他把脸挨在地面上,连那人的膝盖都看不到。他很想听到那手机中讲的什么,可是,一句也听不清。

隔壁打电话的人站起来,在地上走来走去。

“你报警了没有？啊,没有。嗯,你不愧是个大老板,还算聪明。我再一次警告你,你一报

警,你可怜的宝贝蛋,马上就没命了!”

手机中传来一阵咕咕声。

隔壁的人吼起来:“什么,你要听孩子的声音?我看哪,你宝贝的耳朵长得好看,让我把它割下来,寄给你吧!”

椅子上,小孩的两只脚乱动起来,并传来“呜呜”的声音。

小雄明白了,那孩子被绑在椅子上,嘴被胶布粘着,或被什么东西塞着,想喊又喊不出声来,只能发出一种奇怪的“呜呜”声。

隔壁又传来一个男人低低的声音:“混蛋,让他听!”

隔壁传来“哧”的一声,像是撕胶布的声音,接着是一个孩子的哭叫声:“妈妈呀,快来救我!”

那声音惊恐之极,是一种绝望的呼喊。

小雄心头一阵颤栗。他完全明白了,隔壁是两个绑匪,他们绑架了一个女老板的孩子!

小雄再也忍不住了,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跳起来,一掌击在门板上,叫道:“坏蛋,你们

放了他！”

隔壁房中，顷刻没了声音。

“快放了他！放了他！”小雄连击几掌门板。

终于，隔壁传来说话声：“小子，你急什么？收到钱，我们会放他的！不过，你还是为自己想想吧！”

小雄厉声问：“你们想怎么样？”

隔壁传来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小子，阳间有路你不走，阴间无门你来敲！告诉大爷，你爸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我好通知他，让他来给你收尸！”

小雄打个冷战，忙问：“你们要杀我？”

“你知道的太多啦！你活着，咱爷们就睡不好觉。”

小雄喊起来：“好啊！你们来杀我呀！快打开门，过来呀！到这间房子来杀我呀！”

小雄喊着，从衣袋中摸出几个玻璃弹子，捏在手中。只要绑匪打开门，走进来，他就会左右开弓，掷出玻璃弹子。他手掷玻璃弹子，日打柳树叶，夜打香火头，百发百中，虽然还没有练

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不能致绑匪于死地 ,但击瞎他们的一只眼睛 ,还是有把握的。

绑匪笑起来 :“哈哈 !杀你一个鸡巴大的人 ,还用得着老子亲自动手 ? ”

怎么 ? 他们还有帮手 ?

小雄心中暗暗吃惊。

这时 ,身后什么地方 “吧嗒 ”一声响。

小雄一转身 ,隐约感到有一个什么东西 ,在地上唰唰地爬了过来。他掏出打火机 ,“啪 ”的一下打着了。借着打火机的亮光 ,他看到 ,有根擀面杖粗的东西 ,像一截绳子 ,从地上唰唰地爬了过来。

小雄打了个激灵 ,情不自禁地惊叫一声 :“蛇 ! ”

是的 ,那是一条蛇 ,一条擀面杖粗的蝮蛇。

小雄看到 ,蝮蛇火红的信子 ,在嘴中闪来闪去 ,三角形的头 ,在打火机火苗的照耀下 ,闪着幽幽的光。

这间屋中 ,怎么会有毒蛇 ?

这时 ,屋外传来轰隆隆的雷声。接着 ,一道



闪电 ,哗地照进屋来 ,照在游动着的蛇身上。刹那间 ,蛇变成了一条蓝色的光链。

“啊呀！”小雄惊叫一声 ,熄灭了打火机。

又是一声雷鸣 ,一道闪电照进屋来 ,照在蛇身上。

小雄这才注意到 ,这间屋子的后墙上 ,有一个打开的气窗。这里的农民 ,大都盖“一檐

水”房。这种房子 ,后墙很高。为了室内的空气流通 ,他们都要在后墙上安一个气窗。刚才的闪电 ,就是从那个气窗中照进来的。

小雄又飞快地瞥了一眼气窗。他想 ,也许毒蛇就是从气窗中放进来的。他想起了那个绑匪的话 :“杀你一个鸡巴大的人 ,还用得着老子亲自动手 ?”对 ,他们要用毒蛇杀我。

小雄心中一亮 ,有了主意。他又一次打着了打火机。

毒蛇已经到了面前。这是一条成年蝮蛇。蝮蛇生性凶猛 ,有追逐猎物和对手的习性 ,但行动迟缓。它来到小雄面前 ,昂起了头 ,摆出了一副进攻的架势。

小雄熄灭打火机 ,一个旱地拔葱 ,身子凌空飞起 ,落在了毒蛇身后。他紧跑几步 ,跑到了屋子的另一个墙角。

小雄又一次打着打火机。

蝮蛇已经掉转身来 ,又向小雄游来。

小雄喊起来 :“救命呀 !救命呀 !有毒蛇 ,快来救我呀 !”

隔壁传来‘哈哈’的笑声。从笑声中可以听出,那两个坏蛋得意极了。

在乡村,一些小孩遇到蝮蛇猛追,往往心慌腿软,倒在地上。这时候,蝮蛇扑上来,会在孩子的脚上、腿上或手上猛咬一口。蝮蛇的嘴中,有两颗长长的管牙。蛇毒顺着管牙注入孩子的伤口,进入血液。十几分钟后,孩子就会昏迷,不久就会死去。

小雄可不是一般的孩子。他已是初中生了,并练了多年武艺,练就了一副强健的体魄和超人的胆量。他一手举着打火机,一手摸出玻璃弹子。

蝮蛇游过来了,越游越快,离小雄越来越近。

在离小雄两米远的地方,蝮蛇停住了,又一次昂起头。

就在这时,小雄右手一挥,‘嗖’的一声,一颗玻璃弹子飞了出去。

只听‘啪’的一声,玻璃弹子打在蝮蛇的下颏上。蝮蛇在地上打了一个滚,躬起了身子。

小雄又掷出一颗玻璃弹子，击在蝮蛇头上。

蝮蛇的尾巴，在地上划了几下，躬起的身



子慢慢软了下来，最后，像一根绳子，软绵绵地躺在那里。

小雄丢下打火机，抱着腿，在地上一边滚，一边喊叫：“蛇咬了我啦，快来救命呀！”

隔壁响起一阵狂笑声：“哈哈……”

小雄继续喊：“快来救我呀，疼死我啦！”

隔壁传来得意的叫声：“小子哎，你就等死吧！你是被蛇咬死的。警察来了，也是这个结论！”

小雄假装可怜地哀求起来：“叔叔，快救我。你们的事，我绝不说出去。”

“小子哎，你想说也说出去了。你的嘴，让咱爷们封死啦！哈哈！”

小雄由假装哭喊，变成了呻吟，又由呻吟变成了哼哼。过了一会儿，他一声不吭地躺在那里，就像死了一般，一动不动。

隔壁又传来说话声。

“大哥，你这一着真高！”

“这算什么？对付一个孩子么，小菜一碟！”

……

小雄轻轻地爬起来。他摸过一把三条腿椅子，放在后墙下，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气窗。

窗外，雷声滚滚。

小雄站在椅子上，身子向上一纵，双手抓住了气窗的窗框。

三条腿的椅子倒了,发出‘啪’的一声响。

小雄的心提了起来。他双手抓着窗框,身子贴着墙,连大气都不敢出。

还好,轰鸣的雷声,掩盖了椅子倒地的声音。隔壁的两个绑匪,早已得意忘形了,还在肆无忌惮地高声谈笑。他们清楚,大白天都没人敢到鬼屋来,现在是雷雨交加的深夜,就是摆一桌宴席,发出大红请柬,也没人敢到鬼屋来。

小雄身子一蹿,上了气窗。

窗外,已是大雨滂沱。天空,不时传来阵阵闷雷,划出道道闪电。

小雄钻出气窗,刚要往下跳,突然,一声惊雷,天摇地动,接着是一道闪电。借着闪电,他向地面望去。

啊,窗下站着一个人影!

绑匪还有一个放哨的?

小雄的大半个身子,已经出了气窗。他收身不住,惊叫一声,掉下窗去……

3 昨晚的经历 ,太奇怪了 , 像一场噩梦

墙上的气窗 ,离地面约三米左右。

小雄从气窗上掉下来 ,向地面摔去。

眼看就要摔在地上了 ,小雄的脚尖 ,在墙上点了一下。他的身子 ,像一张弓 ,绷了起来 ,接着一个鹞子翻身 ,又一招骑马蹲裆式 ,双脚稳稳地站在了地上。

那个人 ,似乎没有发现小雄 ,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小雄顾不上换气 ,侧身飞起一脚 ,向那个人的面门踢去。

只听“啪”的一声 ,那人纹丝不动。

小雄觉得腿上一阵发麻 ,像是踢在了石头上。他“哎呀”一声 ,后退几步 ,紧握双拳 ,又做好了进攻的姿势。他知道 ,不打倒这个放哨的绑匪 ,自己难以脱身。自己难脱身是小事 ,被绑

架的孩子救不出来，可怎么得了？

小雄大叫一声，向那人扑去，同时使出一招双风贯耳。

又是一声闷雷，又是一道闪电……

借着闪电，小雄看到，那人不像一个活人。他想收招，却没有收住，一下扑在了那人身上。他顺手一摸，发现那人浑身湿漉漉、冰凉凉、硬梆梆的。

天哪，这是一个什么人呀！

原来，这是一尊没有完工的石雕像。

小雄低头看去，前方不远处，还有几尊没有完工的石雕像，东倒西歪地躺在那里。

看着石雕像，小雄想起，房子的主人是个包工头。这些石雕像，也许是他给哪个公园准备的。后来包工头死了，没有雕完的石像，作为主人的遗产，遗弃在了这里。

救孩子要紧！小雄不敢犹豫，翻出院墙，向师父家狂奔而去。

雨还在下……

小雄赶到师父家时，已是凌晨三点钟。

双雄

惊心系列故事

离奇的绑架案



小雄的师父刘醒夫老人,还没有睡。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正为小雄迟迟不归着急。他胸前白胡子飘荡,站在房檐下,绷着脸,向大门外张望,同时,手中飞快地转动着两个钢球。

一般情况下,吃过晚饭后,小雄都要绑上沙袋,去附近的小道上走走,练练腿力。但是,晚上九点以前,小雄准回来。可今晚,十点多了,还不见小雄的影子。

刘醒夫老人急了,亲自出去,绕着村庄找了一遍,没有找到小雄。

半夜十二点的时候,刘醒夫给小雄家打了电话。他担心小雄想起什么急事,来不及打招呼,忙着赶回家去。

可是,小雄没有回家。

这一下,刘醒夫老人真急了。他叫了邻居家的几个小伙子,打着手电,到附近的田野、水渠、村庄去找小雄。后来,下雨了,大家没有找到小雄,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就在这时,小雄像只落汤鸡似的,跑进了大门。

师父心中一喜 ,眼睛却瞪起来了。

小雄叫了一声 :“师父 ! ”

师父 “哼 ”了一声 ,手腕一抖 ,一颗明晃晃的钢球 ,向小雄脚下飞来。

小雄惊叫一声 ,纵身一跳。钢球 “啪 ”的一声 ,砸在小雄脚下的水泥地上。地上的积水溅起老高 ,同时 ,钢球在地上砸出一个坑。

这是师父对小雄的警告。

小雄又叫了一声 :“师父 ! ”

师父的头一甩 ,白胡子哗地飘了一下。他双手背在身后 ,迈着方步 ,向卧室走去。

刘醒夫老人真的生气了。他有三十年没收过徒弟了 ,早就放弃了收徒传艺的念头。就在这时 ,小雄的爸爸找上门来了。文化大革命中 ,刘醒夫被红卫兵当作 “牛鬼蛇神 ” ,关进了 “牛棚 ”。就在他面临绝境的时候 ,小雄的爷爷救了他。刘醒夫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因此 ,他收下小雄 ,作为自己的关门弟子。

小雄生性刚烈 ,疾恶如仇 ,却十分听话 ,从不惹师父生气。可是 ,今晚 ,他太反常了 ,半夜

不归,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师父怎么能不生气呢?

小雄一个箭步跑过去,站在了师父面前,急切地说:“师父,有个小孩,被坏人绑架了!”

师父站住了,不解地问:“你说什么?”

“有两个坏蛋,绑架了一个孩子!”

师父吃惊了:“有这事?”

小雄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讲起了鬼屋中发生的事。

师父听完小雄的话,慢慢地捋着银白色的胡子,沉思片刻,说:“快报警!”

小雄跑进客厅,抓起电话就拨。他认识市刑警大队队长许文良叔叔。

许文良叔叔的手机关着。他又把电话打到刑警大队的值班室。

值班刑警听到孩子深夜报案,案情又那样离奇,有点不相信,把小雄盘问了十几分钟。

小雄急坏了,头上直冒冷汗。他向值班刑警说了自己同刑警大队许队长的关系,对方才答应尽快通知许文良队长。

放下电话 ,小雄擦着脸上的汗水 ,说 :“师父 ,咱们去救那孩子吧 !等许叔叔他们来 ,坏人早跑了。 ”

师父点点头 ,说 :“走 ! ”

几分钟后 ,小雄和师父打着手电 ,拎着雨伞 ,向闹鬼的四合院走去。

雨已经停了 ,乡间的土路上 ,到处是积水 ,坑坑洼洼 ,泥泞难行。

小雄提着一根三节鞭 ,师父拄着一根沉重的手杖。那手杖 ,从外面看 ,很不起眼 ,到处油漆斑驳 ,像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可是 ,如果打开手杖一头的机关 ,就可以抽出一把锋利的窄刃剑。这把剑 ,是师父的传家之宝 ,一般不会抽出来给人看。

师徒俩来到四合院时 ,天已经朦朦亮了。他们进入院墙 ,来到北屋前。

借着朦朦的曙光 ,小雄才看清楚 ,整座北屋 ,外面有两个门。客厅一个门 ,卧室一个门。也就是说 ,从客厅可以进入卧室 ,从院子里 ,也可以进入卧室。他明白了 ,那两个绑匪 ,一定是

从卧室来到院子,把毒蛇从客厅后墙的气窗放进去的。

小雄用三节鞭指了一下北屋卧室的门。

师父一摆手,让小雄躲在他的身后。他轻



轻地走上前 ,用手杖一点卧室的门。

卧室的门没有锁 ,立刻开了一个缝。门缝中 ,传来“呜呜”的声音。

小雄心中一阵高兴。

看来 ,绑匪和人质都在。哼 ,看你们往哪里逃？

师父一挥手杖 ,推开了卧室门 ,同时 ,像投飞镖似的 ,把手中的雨伞投了进去。

小雄看出来 ,这一招 ,是师父教过的“投石问路”。不过 ,师父投出的不是石头 ,而是半张开的雨伞。半张开的雨伞目标更大 ,更能迷惑敌人。

奇怪！卧室中除了“呜呜”声外 ,没有任何动静。

难道绑匪识破了师父的计策？

师父一闪身 ,进了卧室。

小雄一步闪到卧室门旁 ,准备接应师父。

卧室中仍然没有动静。

怎么回事？

卧室中出现一道亮光。

是师父打开了手电。

“小雄,进来!”是师父的声音。

小雄双手挥舞着三节鞭,一步冲进卧室。

他惊呆了!

卧室中,一把椅子上蹲着一只杂种狗。那狗穿着小孩的裤子,穿一双旅游鞋,被绑在椅背上。狗的嘴,也用绳子绑着,不时发出“呜呜”的叫声。

小雄向卧室环视一遍。

卧室中除了狗,还有几把破椅子,东倒西歪地放在地上。

这是怎么回事?那两个绑匪呢?那个被绑架的孩子呢?

师父一指绑在椅子上的狗,问:“这就是你说的人质?”

小雄的脸,唰地红了。

师父“哼”了一声,向外走去。

他们来到客厅。

客厅中,也有几把破椅子。

师父打着手电,在客厅地上仔细搜寻。他

找到了小雄丢下的打火机 ,还找到一截擗面杖粗的草绳。草绳旁 ,放着两颗玻璃弹子。

师父用手杖挑起草绳 ,挑到小雄面前 ,问 :
“这就是要咬你的毒蛇 ? ”

“这……这……”小雄说不出一句话来 ,脸上火辣辣地难受。

师徒俩又来到后院。

天已经大亮了。师父用手杖拨着草丛 ,左瞧瞧 ,右看看 ,寻找绑匪的踪迹。

后院中 ,不要说没有人的足迹 ,连一棵被踩断的草都没有。

这不奇怪。后半夜下了一场大雨 ,即使绑匪留下踪迹 ,早被雨水冲得干干净净 ,踏倒的草 ,也会在雨水的滋润下 ,一棵棵站立起来。

刘醒夫老人的心里 ,很不是滋味。找不到绑匪的蛛丝马迹 ,他有点被捉弄的感觉。

小雄这孩子 ,太不像话了 !

师徒俩又走进北屋的客厅。

师父关上通往卧室的门 ,低下头 ,透过门板上的小洞 ,向卧室观看。果然 ,从这里可以看

到那把椅子 ,可以看到椅子上垂下两条孩子的腿 ,脚上穿一双旅游鞋。可他很清楚 ,那不是小孩的腿 ,而是穿小孩裤子的狗腿。

“你自己看！”师父指了一下门板上的小洞。

小雄趴在地上 ,向卧室看了一眼 ,脸唰地白了。

那情景 ,同他昨晚看到的一模一样。

小雄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这事也太离奇了！就算自己把那两条狗腿 ,错当成孩子的腿 ,可还有四条大人的腿呢！另外 ,他清清楚楚地听到绑匪同人质家属的通话声 ,还听到孩子叫妈妈的声音？

还有 ,那条毒蛇 ,自己看得真真切切 ,并亲手打死了它 ,怎么过了几个小时 ,蛇就变成了草绳呢？

这种现象怎么解释？

是自己看花了眼 ,还是产生了幻觉？或者做了一个噩梦？

不会吧？过去 ,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情。

小雄越想越糊涂。

师父打开通往卧室的门,指着绑在椅子上的杂种狗,问:“是不是你搞的恶作剧?”

“不不不!”小雄矢口否认,“这屋子里,还有两个男人呢,他们拿着手机。那孩子,还哭着叫妈妈呢!”

师父摸了摸小雄的额头,说:“你没发高烧吧?”

“没!”小雄斩钉截铁地说。

“那是你看花了眼?”

“不会吧?”

“你是不是躺在这房子中睡着了,做了个噩梦?”

“没有!”

小雄看到,师父的脸上全是问号。他嘴上很硬,可心中也开始怀疑自己了。

难道自己真的看花了眼,或者产生了幻觉,甚至在这个房子里做了个噩梦?

他浑身一哆嗦,又镇定下来。昨晚的所见

所闻,还历历在目;绑匪的狂笑声,还在耳边回响。这一切,怎么能是假的呢?

小雄问:“师父,您说,世界上有鬼吗?”

“鬼?”师父正在思考着什么,对小雄的提问没有反应过来。

小雄说:“如果真的有鬼,昨晚我遇到的事,就是鬼干的。是鬼把那根草绳,变成了一条毒蛇。”

师父眼睛一瞪,生气地说:“别胡说了!哪有鬼?我活了七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鬼的样子。鬼都是人编造出来吓唬人的。”

“可是……”

“别说了,快放了它。”师父说着,指了一下绑在椅子上的狗。

小雄解开绑狗的绳子,又拴在了狗的脖子上。他脱下狗后腿上的小孩裤,取掉拴在狗爪上的旅游鞋,把鞋和裤子绑在一起,提在手上。

师父看着小雄一手牵狗,一手提小孩的裤子和鞋,问:“怎么,你要把狗和这些东西带回去?”

小雄点点头。

师父知道,小雄这样做,有自己的目的。他点点头,不再说什么,抬腿向外走去。

不一会儿,师徒俩翻过院墙,捡起小雄晚上丢下的沙袋,向村子走去。

小雄一手牵着狗,一手提着小孩的裤子和鞋,一声不吭地跟在师父身后。

昨晚的经历,太奇怪了,像一场噩梦,恍恍惚惚,却又真真切切。

世界上没有鬼,昨晚自己看到的是什么?
是绑匪,是人质。

那么,绑匪和人质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留下一点踪迹?

难道世界上真的有鬼?

这里真的是个闹鬼的四合院?

自己同鬼折腾了半夜……

小雄想着想着,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这时,走在前面的师父说话了:“小雄,老师讲过法律知识没有?”

“讲过。”小雄脱口而出。

“报了假案 ,按法律 ,应该怎么处理 ? ”

小雄愣住了。

是啊 ,昨晚给刑警大队值班室打电话报案 ,算不算报假案呢 ?

“糟了 !”小雄叫了一声 ,牵着狗 ,向师父家跑去。他要赶快给许文良叔叔打个电话 ,告诉他 ,这里没有绑匪 ,也没有人质 ,请刑警叔叔们别来了。

小雄刚跑进师父家的客厅 ,电话铃响起来了。他把小孩的裤子和鞋扔在沙发上 ,一把抓起话筒。

电话是爸爸打来的。

“小雄吧 ? 昨晚 ,你跑到哪儿去了 ? ”

听口气 ,爸爸很生气。

“我…… ”

爸爸不让小雄解释 :“半夜十二点了 ,你还不回师父家 ,干什么去了 ? 你要给师父作检讨 ! ”

小雄忙说 :“是 ,是 ! ”

“还有 ,大雄和雯雯 ,听说你半夜十二点还

没回去,很为你担心。他们要来看你,顺便看看你师父。”

小雄忙说:“我和师父都很好啊,让他们别来。”

“他们已经出发了。”爸爸说着,放下了电话。

小雄一听大雄和雯雯要来,一屁股坐在硬木沙发上,发起呆来。

大雄是小雄的孪生哥哥,比小雄仅仅早出生七分钟。雯雯是小雄的同班同学,还是同桌,是小雄的崇拜者,也是全校有名的靓妹。他俩一有机会,就要跑到郊区,来看小雄练武艺。他们一来,总是给师父家带来很多麻烦。因此,连小雄的爸爸,也反对他们到师父家来。

这下可好,师父一个电话过去,让大雄和雯雯逮住了一个机会。

一想到大雄和雯雯,坐在开往郊区的公共汽车上,兴高采烈的样子,小雄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这时候来师父家,不是添乱吗?

师父已经回来了。他走进了客厅 ,问 :“小雄 ,你发什么愣 ?电话打了吗 ?”

小雄这才想起给许文良叔叔打电话的事。他把狗拴在茶几腿上 ,急忙拨通了许文良叔叔的手机。

师父一把夺过话筒 ,说 :“许队长 ,你不要来了。 ”

话筒中传来许文良的声音 :“啊 ,是刘师傅吧 ?我们已经出发了。 ”

师父说 :“小雄说的情况不对呀 !我去四合院看了 ,没有绑匪 ,也没有人质。看来 ,是小雄产生了幻觉。 ”

“啊 ,是这样 ?可……可小雄 ,他从不说谎呀 ! ”

师父说 :“你连老夫的话都不信 ? ”

“哪敢呀 ! ”话筒中 ,传来许文良的笑声 ,“您告诉小雄 ,以后遇到什么事 ,看清楚再说。再报假案 ,我打他的屁股 ! ”

师父放下电话 ,一看小雄耷拉着脑袋 ,坐在沙发上 ,就问 :“又怎么啦 ? ”

小雄说：“刚才，爸爸打电话来，说大雄和雯雯要来。”

师父爽朗地笑起来：“哈哈，好呀！吃罢早饭，你去公共汽车站接他们。”

刘醒夫老人年纪大了，喜欢孩子。每次大雄和雯雯来，他总是笑得合不拢嘴。

吃罢早饭，小雄刚要出门，去接大雄和雯雯，忽听大门外传来一阵哭喊声。

小雄和师父忙向大门外走去。

雯雯披着一头散发，哭着撞进门来。她一头扑在刘醒夫老人怀里，叫了一声：“爷爷！”

论年龄，刘醒夫老人是小雄他们爷爷辈儿的人。因此，大雄和雯雯都把刘醒夫



叫“爷爷”。小雄是刘醒夫老人的关门弟子,虽是孙子辈的人,却只能按规矩,把刘醒夫老人叫“师父”。

“怎么了?”刘醒夫老人关切地问。

雯雯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大雄……大雄……他……失踪了!”

小雄一惊,喊了一声:“你说什么?”

刘醒夫老人拍着雯雯的后背说:“别急,别急,慢慢说。”

雯雯匀了几口气,说:“出了公共汽车站,我走在前面,大雄走在后面。走着走着,我听到后面一阵奇怪的响动。回头一看,大雄不见了。”

小雄问:“你找了没有?”

“找了。我喊着大雄的名字,一直找回公共汽车站,又从公共汽车站找出来,也没有见大雄的影子。”

“你没向人打听?”

“我们坐的是第一班市郊车,天刚亮,车上人很少。到车站时,车上只有我们两个乘客。”

双雄

惊心系列故事

下了车 ,也没有见到一个行人。 ”

小雄的头都大了。

大雄真的失踪了？

这怎么可能呢？

离奇的绑架案

4 他浑身打颤 , 双腿发软 , 身子如虚脱了一般

看着雯雯蹦蹦跳跳的样子 , 大雄有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

雯雯就是这样 , 听说去郊区看小雄 , 脸笑得像开了一朵花儿似地 , 脚下也跑得也格外快。她喜欢小雄 , 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别的女同学 , 崇拜的是歌星、影星、球星 , 她却在班上公开宣布 : 我崇拜小雄 ! 结果 , 在班上引起轰动。

不就一天没见小雄吗 ? 值得你这么激动吗 ?

大雄心中很不是滋味。出了公共汽车站 , 雯雯越走越快 , 他却故意放慢了脚步。不知怎么搞的 , 他忽然想拖延时间 , 让雯雯迟一会儿见到小雄。

突然 , 身后一阵风声。

大雄刚想扭头，一块毛巾捂在了他的嘴上。他想喊，却没有喊出来，只觉得有一股奇怪的香味，直冲脑门，接着，眼前一黑，身子软了下来……

大雄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

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躺在这里？

大雄觉得头有些晕，眼皮沉得厉害。他哼哼几声，一翻身，从水泥地上爬起来。

从什么地方，吹来一股阴冷的风。

大雄打了个寒噤。蓦地，他闻到一股浓烈的腥臭味。

这是什么味儿？像臭鱼烂虾的味儿，又像死老鼠的味儿。

大雄从地上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身子，向四面看。

这是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屋子。屋子中，除了墙角一个大木桶外，什么也没有。一面墙上，有一个大窗户，窗户上绷着一层结实的铁丝网。

大雄抬起头,看到顶棚上,有个三十平方厘米见方的天窗,室内的光线就是从那个天窗中透下来的。他惊骇不已!

啊呀,这是一间牢房!我怎么跑到牢房来了?

“来人啦!”大雄喊了一嗓子。

屋子中,只有自己“嗡嗡”的回声。

“救命呀!”大雄又喊了一声。

还是不见动静。

大雄走过去,使劲拍打窗户上的玻璃。窗玻璃很厚,拍打起来纹丝不动。他拍呀拍,拍得两臂发麻,还是不见



人来。

大雄站在地上 ,回忆起早晨发生的事。

雯雯在前面走 ,自己故意放慢脚步 ,远远地跟在后面。突然 ,一块湿毛巾捂在了自己嘴上……

天哪 ,我被人绑架了 !

大雄的脑子 ,轰地响了一下 ,呆住了。

过了好久 ,大雄才定下神来。

他知道 ,这个时候 ,不能慌。只有沉着冷静 ,才有可能找到自救的办法。

大雄冷静下来 ,首先想到的问题 ,是谁绑架了我 ?为什么要绑架我 ?

他回想自己做过的事 ,回想自己周围的人。

我没有做过坏事 ,我没有仇人 ,我家也没有仇人 ,谁会绑架我呢……

牢房般的屋子中 ,让人憋气 ,让人恐惧。

大雄有一种窒息的感觉。他再也忍不住了 ,又慌乱起来。他捶打着窗上的玻璃 ,又声嘶力竭地喊叫起来 :“来人啦 !救命呀 !”

没有人答应。

大雄又喊：“坏蛋，放我出去——再不放我出去，我给110报警啦！”

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大雄感到了静的可怕，也感到了孤独的可怕。他迫切想听到一个声音，那怕是坏蛋的声音、魔鬼的声音，甚至听到一声狗叫也好呀！

可是，屋子里静得吓人。

大雄想起了雯雯。

雯雯哪儿去了？出了公共汽车站，她不是在前面走吗，她到哪儿去了？

大雄又叫起来：“雯雯！雯雯！”

回答他的是个粗野的声音：“臭小子，你醒过来了？”

这声音，好像就在眼前，又好像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把大雄吓了一跳。他倒退几步，退到了墙角的大木桶前。他背靠大木桶，战战兢兢地问：“你、你……你是谁？”

“我是谁？你不早就知道了吗？”

“我知道你？”大雄反问一句。

“小子哎 ,昨天晚上 ,你不是挺厉害的吗 ? 今天怎么变软蛋了 ,成脓包了 ? ”

大雄听着对方的话 ,觉得莫名其妙。他侧着耳朵 ,瞪着眼睛 ,寻找声音的来源。他发现 ,声音是从对面的墙角传出来的。

大雄走到对面的墙角下 ,抬头向上看 ,隐隐约约看到 ,墙角处有一个洞。可是 ,那洞的位置比较高 ,他踮起脚 ,还是看不到洞里的情况。

大雄踮着脚 ,伸出右手 ,向那个洞口摸去 ,一下摸到个软绵绵、毛绒绒的东西。

这是什么 ?

突然 ,洞口中发出 “吱 ”的一声怪叫。

大雄感到手指一阵钻心的疼痛。他大叫一声 :“妈呀 ! ”猛地缩回了手。

天哪 ,大雄右手的中指上 ,吊着一只灰色的老鼠 !

那只老鼠 ,死死地咬着大雄的中指 ,尾巴甩来甩去。

大雄尖叫着 ,在地上发疯般地跳来跳去 ,使劲地甩着胳膊 ,甩着手指。他想甩掉中指上

的老鼠。

墙角的洞口中 ,传来一阵怪笑声 :“嗒嗒嗒……嗒嗒嗒…… ”

那笑声 ,如鬼魂的哭泣 ,在阴森森的房间里回荡 ,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大雄吓坏了 ,边跳边哭边喊 ,拼命地甩着胳膊。终于 ,“啪 ”的一声 ,老鼠掉在了地上。

那畜生掉在地上 ,却没有摔死。它吱溜一声 ,顺着墙角爬了上去 ,又消失在那个洞口中。

大雄抬起右手一看 ,老鼠咬过的中指尖 ,鲜血已经冒了出来 ,一滴一滴地掉在地上。他吓坏了 ,用左手抱起右手 ,哇哇地哭起来。

“嗒嗒嗒……嗒嗒嗒…… ”墙角的洞口中 ,怪笑声不断。

过了许久 ,洞口中的笑声消失了 ,大雄中指上的血也不流了。他也哭累了 ,觉得口干舌燥。

忽然 ,大雄想起了小雄。如果把小雄关在这里 ,如果小雄被老鼠咬了 ,他会哭吗 ?

小雄不会哭 !

小雄从小就讨厌哭。

小雄说过：“好汉流血不流泪。”

想到这里，大雄感到脸上发烧。小雄总是告诉他，遇事要冷静，要勇敢。可是，他就是冷静不了，也勇敢不起来。

大雄叹息一声，在袖子上擦了擦中指上的血迹。他突然觉得口渴得厉害。

要是有一瓶矿泉水，该多好啊！

大雄一抬头，又看到了墙角的大木桶。他发现，大木桶盖得严严实实，木桶外，给人一种湿漉漉的感觉；木桶盖上，还扣着一只绿色塑料做的大勺。

啊，是个水桶。那样大的水桶，外边又是湿漉漉的，总该有水吧？

大雄走过去，一手抓起塑料勺，一手揭起木桶的盖子。他刚想把塑料勺向木桶中伸去，一股呛人的腥臭味，直冲脑门。他低头一看，“妈呀！”一声惊叫，扔掉手中的塑料勺和桶盖，后退一步，一屁股坐在地上。

木桶中一阵响动，哗啦啦地伸出数十个蛇

头。

原来，木桶中，装着一桶黑乎乎的活蛇。

那些蛇，也许压抑得久了，争先恐后地从木桶中抬起头来，越抬越高，一个个晃晃悠悠，嘴中飞动着火红的信子。

大雄看着桶口上伸出的蛇头，挣扎着想从地上爬起来。可是，他浑身打颤，双腿发软，身子如虚脱了一般，怎么也爬不起来。

木桶中的蛇，有的大半截身子已经搭在了



桶边上 ,正挣扎着向外爬 ;有的还伸着头 ,在桶口上晃来晃去。

大雄和雯雯一样 ,从小怕小动物 ,怕蛇 ,怕老鼠 ,怕青蛙 ,怕蟑螂……甚至怕毛毛虫 ,其中最怕的就是蛇。他见蛇要从木桶中爬出来 ,只觉得心慌气短 ,四肢不听使唤 ,竟声嘶力竭地尖叫一声 :“啊—— ”

大雄的声音大得吓人 ,震得自己的耳膜嗡嗡响。

就在这时 ,一条又粗又长的蛇 ,身子向上一躬 ,从木桶中蹿了出来 ,“啪 ”的一声 ,掉在地上。

“妈呀 !”大雄又尖叫一声 ,眼睛盯着蛇 ,双手着地 ,屁股向后蹭了几下。

蹿出木桶的蛇 ,是一条黑油油的大蛇。它在地上翻了个身 ,噌地一下抬起头来 ,死死地盯住了大雄的脸 ,接着 ,嘴一张 ,“嘶 ! 嘶 ! ”连吐两下火红的信子。

大雄一惊 ,不知哪儿来的力气 ,竟从地上跳了起来。他大喊 :“救命呀 ! 救命呀 ! ”掉头向

一边跑去。

大雄几步跑到对面的墙角，转身一看，已有十几条蛇从木桶中蹿了出来。

那些蛇，像受人指挥似地，竟齐刷刷地朝大雄爬过来。

大雄想跑，可是，已经迟了。

蛇群爬得很快。大雄前方不远处，尽是爬行的蛇。如果大雄朝前跑，必然会踩到蛇。

“救命呀！救命呀！”大雄没有办法，只好声嘶力竭地大叫起来。

更多的蛇，从木桶中蹿了出来。木桶四周，蛇一条擦一条，擦成了堆。每一条蛇，都挣扎着扬起头，从蛇堆中往外钻。凡是钻出蛇堆的蛇，都不约而同地向大雄身边爬来。

爬得最快的一条蛇，已经到了大雄面前。那家伙，似乎发现了异样情况，停下来，扬起头，眼睛盯着大雄，身子慢慢地变粗。

大雄听人说过，蛇扬头鼓劲，身子变粗，是准备进攻的先兆。

那蛇，一旦向自己扑过来，可怎么办？

大雄想往后退,可是,身子已经退到了墙角。他已经不会喊“救命”了。他全身哆嗦,脸色苍白,嘴唇发乌,像掉进了冰窟窿似的。他嘴中哼哼着,把身子紧紧地贴在墙角上。

又一条蛇爬到了大雄面前。那家伙也像先到的那条蛇一样,停下来,扬起头,眼睛盯着大雄,身子慢慢地变粗。

大雄恐慌极了,浑身哆嗦着,闭上了眼睛。

等死吧,等死吧!今天,自己非让这些蛇吃个干干净净不可。

不,不能等死!

大雄忽然意识到,自己应该想办法,躲开这些蛇。

可是,朝哪跑呢?前后左右都是墙。

大雄睁开眼睛,抬头向上看。

头顶墙角处有个洞。

原来,大雄正站在有老鼠的那个洞口下。他转过身,想抠住那个洞口向上爬,可是,洞口上方是屋顶,自己能爬上去吗?还有,洞中的老鼠再咬自己一口怎么办?

仅有一线希望 ,瞬间破灭了。

大雄抽回手 ,一转身 ,觉得自己踩上了一个软乎乎的东西 ,忙低头去看。

妈呀 ,是条蛇 !

原来 ,就在大雄转身向上看的时候 ,一条蛇爬在了他的脚下。当他转过身的时候 ,一脚就踩在了那条蛇上。

蛇被踩疼了。大雄一抬脚 ,那蛇一甩身子 ,缠住了大雄的小腿。

大雄脑袋轰地响了一下。

完了 !

大雄觉得自己身子一抖 ,两腿间一热。一股热流 ,顺着他的两腿流了下来。

大雄的热尿流下来 ,似乎吓着了缠住他小腿的蛇。那蛇身子一舒展 ,放开了大雄的小腿。不过 ,还爬在他的脚面上。

大雄一点也不敢动 ,也不敢向脚下看。

更多的蛇蹿出了木桶。那些蛇 ,像出窝的蜜蜂 ,头并着头 ,身挤着身 ,争先恐后地向大雄爬来。

大雄的脚下,蛇越来越多。

大雄感到了绝望。他向脚下看了一眼,嘴一张,形成一个圆圆的“O”字,白眼珠往上翻了翻,整个身子软了下来,顺着墙角,一点一点



地溜下来,最后蹲在了地上,耷拉下了头。

木桶中的蛇,几乎都蹿了出来。黑油油的蛇,像一片汹涌的黑浪,涌动着,翻卷着,向大雄扑来。

蛇,在大雄身边拥成了堆,结成了疙瘩,叠成了小山。它们扬着头,吐着火红的信子,散着

浓浓的腥味 ,一点一点 ,爬上了大雄的脚 ,爬上了大雄的腿 ,爬上了大雄的胳膊……

有的蛇 ,竟从大雄的袖子中钻了进去……

大雄面色煞白 ,无声无息 ,一动不动。

5 想到这一点 ,小雄的心 , 又一次收紧了

“我去找大雄！”

这是小雄第三次提出要去找大雄了。前两次 ,师父都说：“等一等 ,大雄会回来的。”

刘醒夫老人心里清楚 ,雯雯喜欢小雄 ,大雄又喜欢雯雯。大雄看到雯雯急着见小雄的样子 ,心里一定不高兴。半道上 ,大雄给雯雯使个心眼 ,走着走着 ,突然藏起来 ,故意吓吓雯雯 ,也不是不可能的。

现在的孩子 ,淘气着呢！

可是 ,一小时过去了 ,还不见大雄回来 ,刘醒夫老人有点沉不住气了。最近 ,郊区的治安情况不好 ,也常有交通事故发生。万一出现意外 ,可怎么得了？

“去吧！沿着大路两侧找。”师父终于发话了 ,“不过 ,不要紧张 ,大雄不会有事的。说不

定,他正在路边玩儿呢!”

小雄转身就走。

“我也去。”雯雯站起来。她已摆脱了大雄失踪的惊恐,擦干了眼泪,等着刘爷爷发话。

小雄说:“你别去。”

一旁的师父,也拉住了雯雯的胳膊。他知道,小雄不愿意带雯雯去,怕给自己增加负担。

雯雯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她心里也清楚,小雄一旦快步走,自己小跑也跟不上。

小雄出了门,很快走上了通往郊区公共汽车站的大路。

已是上午九点多钟,路上车多人多,一派繁忙景象。

路上这么多的人和车,到哪里去找大雄呢?

小雄一边走,一边朝大路两边看。不一会儿,他来到了公共汽车站。

市郊的公共汽车站,更是热闹异常。今天是星期六,城里人过双休日,很多人扶老携幼,来到郊区游玩。而一些农民,也过双休日,乘车

去城里玩。这样一来,市郊的公共汽车站,就成了城里人和乡下人的交汇处,因此显得格外热闹。

小雄在人头攒动的车站东张西望,不见大雄的影子。他又挤进车站,沿着一个一个的站台找了一遍,还是不见大雄的影子。

大雄爱读书,学习好,是个好静的人,怎么会在这种地方瞎转悠呢?

小雄感到好笑。

突然,一边传来孩子的哭声:“妈妈,妈妈呀!”

小雄的心一下收紧了。他想起了昨天晚上鬼屋中那个孩子叫妈妈的声音,急忙循着声音望去。

人群中,一个小女孩趴在地上,看来是摔倒了;一位阿姨正弯下身,要把她抱起来。

小雄暗自笑了一声,转过身,向一边走去。他边走边看,突然,一下呆住了!

前方不远处,大雄在奔跑。他跑到一辆正要关车门的公共汽车旁,一把抓住将要关上的

车门,抵着脑袋,就往车上挤。

“大雄!”小雄急忙喊起来。

大雄好像没有听见,还闷着头,往车门里挤。

小雄跑过去。他一边跑一边喊:“大雄,大雄!”

大雄的半个身子,已经挤进了车门。

小雄跑到车门旁,一伸手,抓住了大雄的肩头,一下把大雄从车上拉下来。

大雄猛地转过身,愤怒地问:“你干什么?”

小雄这才发现,自己认错人了,对方不是大雄。他是个同大雄有着同样身高、同样体形、穿同样运动衣的陌生少年。

“对不起,对不起。我认错人了。”小雄连连道歉。

那少年揉着被小雄抓痛的肩头,气乎乎地说:“认错人了?哼!”说完,转身向另一辆公共汽车跑去。

“认错人了,认错人了……”小雄喃喃地说着,盯着那位陌生少年的背影。

陌生少年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不一会儿，那辆公共汽车开走了。

小雄的目光，尾随着远去的公共汽车。蓦地，他想起了一问题：大雄会不会被人认错？

大雄和小雄，身高相同，体形相似，穿着一样，长相一样，连发型都一模一样。两人走在路上，常常被人认错。有时候，兄弟俩站在一起，连爸爸妈妈都分不清谁是大雄，谁是小雄。

大雄好静，从小就是有名的“乖孩子”；小雄好动，从小就是有名的“淘气包”。有时候，大雄做了好事，爸爸妈妈却把小雄叫过去，美美地表扬一通；有时候，小雄做了错事，爸爸妈妈却把大雄叫过去，狠狠地批评一顿。

好在大雄待人宽厚，表扬错了，批评错了，都不计较。可是，爸爸妈妈心里过不去。他们觉得，大雄小雄都是自己的孩子，亏待了谁都不好。手心手背都是肉嘛。

为了把大雄和小雄区别开来，爸爸妈妈决定给他俩穿不同的衣服，理不同的发型。

可是，小雄不干！

大雄穿什么,他就要穿什么;大雄有什么,他就要有什么;大雄是什么发型,他就要理什么发型。吃穿用具,都要和哥哥一模一样。

有一次,妈妈偏心小雄,为小雄买了双高级的旅游鞋,为大雄买了双一般的旅游鞋。结果,小雄发了脾气。他不要高级的旅游鞋,非要和哥哥一模一样,要双一般的旅游鞋。弄得妈妈哭笑不得。

这几年,在爸爸妈妈眼中,大雄和小雄容易辨认了。从小学二年级起,小雄跟着师父练武功,练了一身好肌肉。现在,爸爸妈妈闭着眼睛,只要捏一捏他们的胳膊,就能区分大雄和小雄了。肌肉疙里疙瘩的那一个,一定是小雄。

可是,在别人眼中,大雄和小雄还是难以分辨。

大雄下车后,会不会被人认错?

有人会不会又一次把大雄当成了我?

想到这一点,小雄的心,又一次收紧了。

他想起了昨晚鬼屋中的那两个绑匪。

昨天晚上,自己逃脱了。可是,自己在明

处,绑匪在暗处。那两个绑匪,一定认下了自己。

绑匪要杀人灭口,一定在到处找我。就在这时候,他们发现了大雄,把大雄当成了我,于是,他们把大雄绑架了!

“啊呀!坏啦!”

小雄低低地叫了一声,脸色变得苍白。他仿佛看到,两个彪形大汉,绑住了大雄的手脚,用强力胶带粘住了大雄的嘴,又把大雄装在一个麻袋中,正向一个什么地方抬去……

“大雄,我来救你!”小雄从内心喊了一声,向前冲去。

小雄冲出公共汽车站,却不知道向哪里走。他心急如焚,在地上转了一个圈,扭头向一边跑,刚起步,身子撞在了一个推自行车的中年人身上,把中年人连人带车撞翻在地。

“对不起,叔叔,对不起!”小雄说着,伸出双手,想把中年人从地上拉起来。

“蛇!蛇!我的蛇呀!”中年人喊叫着,一把推开小雄伸过来的手。

小雄顺着中年人手指的方向看。

翻倒的自行车后架上，绑着一个竹筐，竹筐中，全是黑油油的蛇。自行车翻倒后，竹筐的盖子摔开了。有几条蛇，已经钻出了竹筐，正向一边爬去。

小雄看见蛇，头发都竖起来了。他身不由己，后退两步，从衣袋中摸出了几颗玻璃弹子。

中年人几下爬过去，抓住了一条蛇的脖子。

那蛇身子一甩，“哧溜”一声，缠在了中年人的胳膊上。

中年人穿一件短袖衬衣。那蛇的力量似乎很大，缠在中年人赤裸的胳膊上，缠得很紧。中年人胳膊上的静脉血管，立刻鼓了起来，像弯弯曲曲的蚯蚓。

小雄喊了一声：“快，放开它！”

中年似乎没有听见小雄的喊声，又伸出另一只手，抓起地上的一条蛇。

那蛇也“哧溜”一下，缠在了中年人的另一条胳膊上。

还有两条蛇 ,正向一边快速爬去。

这时 ,有两个小姑娘走过来。她俩看见蛇 ,一个叫了声 “妈呀 !” 掉头就跑。另一个一声也没有叫出来 ,身子一软 ,倒在了地上。

一条蛇 ,立即向倒在地上的小姑娘爬去。那蛇越爬越快 ,眼看就要咬住小姑娘裸露在外的小腿。

“危险 !” 小雄喊了一声 ,右手一甩 ,一颗玻璃弹子飞了出去 ,“啪 ” 的一声 ,击在蛇的头上。那蛇 “哧溜 ” 一声 ,蜷在了一起。

还有一条蛇 ,正在路上爬行。

有两个行人惊叫 : “蛇 ! 蛇 ! 快打蛇 ! ”

小雄左手一甩 ,一颗玻璃弹子又飞了出去 ,击在蛇的头上。

那条蛇 ,也 “哧溜 ” 一声 ,蜷在了一起。

竹筐中 ,还有几条蛇 ,正要往出爬。

小雄一个箭步冲过去 ,飞起一脚 ,踢在一边的竹筐盖上。

筐盖飞起来 ,落下去 ,正好盖在竹筐上。竹筐中的蛇 ,立刻缩下了头 ,老老实实地蜷在一



起。

小雄怕蛇再爬出来，抬一只脚，踏在竹筐盖上。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年人已经提住了两条蛇的尾巴，正在使劲地摇晃。

那两条蛇，弯起身子，眼看就要缠住中年人的胳膊。可是，在中年人快速地抖动下，蛇身很快疲软下来。

中年人把已经制服的两条蛇，塞进了竹筐。跑过去，捡起了被小雄击中的两条蛇，看了

看,脸色一变,冲着小雄大叫起来:“你打死了我的蛇!”

这时候,吓晕在地上的小姑娘爬了起来。她看着中年人手中的蛇,连连后退,惊慌地喊:“蛇……蛇……”

中年人又冲小雄喊:“小子,你打死了我的蛇,你赔我的蛇!”

小雄说:“你的蛇要咬人。”

“胡说!这是无毒蛇,怎么会咬人?”中年人说,提着蛇来到了小雄面前。

小雄说:“我看见了,蛇要咬那个小朋友。”说着,指了一下远处的小姑娘。

这时候,小姑娘的脸色已经恢复了正常,身上有了力气。她指着中年人手中的死蛇,大声说:“是的,那蛇要咬我!”

“胡说,这是无毒蛇,怎么会咬人!”中年人一脸怒气。

小雄说:“那蛇要咬人,我见的!”

中年人走到小雄面前,手举蛇,让蛇头冲着小雄,说:“毒蛇的头是三角形的,无毒蛇的

头是圆的。你看 ,这蛇的头是圆的。 ”

小雄一看 ,那蛇的头 ,果然是圆的。

对了 ,课堂上 ,老师讲过 ,无毒蛇的头是圆



的。糟糕 !我怎么把无毒蛇当成了有毒蛇 ,害得虚惊一场。

小雄露出一脸的尴尬 ,结结巴巴地说 :“这……这……这…… ”

中年人摆出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 :“得了 ,赔我的蛇吧 ! ”

小雄说：“你的蛇都在呀！”

“蛇都在，可这两条被你打死了。我的蛇，是送给城里蛇餐馆的。现在的城里人，都吃活蛇。蛇一死，谁还要啊？”

“那怎么办？”小雄为难了。

“赔钱吧！”

“多少钱？”

“就按批发价吧！一条蛇二百元，两条蛇四百元。”中年人一边说，一边提着两条死蛇，在小雄面前晃来晃去。

小雄翻遍了全身的衣袋，翻出一张五十元，几张两元、一元和两角、一角的的钞票，为难地说：“叔叔，我只有这么多钱。”

中年人一把夺过小雄手中的钱，塞进自己的衣袋，说：“小子，今天算你走运，遇上了一个好人。”说完，他把两条死蛇塞进竹筐，把竹筐绑在自行车后架上，骑上自行车，飞也似地跑去。

看着中年人远去的身影，小雄松了一口气。他向前走了几步，又站住了。他想到了一个

问题——

昨晚 ,在鬼屋打死了一条蛇 ,今天 ,又在公共汽车站前 ,打死了两打蛇。那个叔叔 ,自行车上还驮着一筐蛇。这个地方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蛇 ?

这叔叔的蛇 ,同昨晚在鬼屋打死的蛇之间 ,有没有联系 ?如果两件事之间有联系 ,是什么样的联系呢 ?

啊 ,蛇 !这两件事 ,都和蛇有关。如果能找到这些蛇的来源.....

小雄心中一亮。他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如果找到蛇的来源 ,说不定就能找到绑匪 ;如果大雄真的被人当成了我绑架了 ,那么 ,找到了绑匪 ,也就能救出大雄。

小雄一边走 ,一边向人打听 :附近的村子 ,哪里有蛇卖 ?

人们都摇头。

眼看就到中午了 ,还没有打听到一点蛇的消息 ,小雄心中着急起来。

忽然，一辆双排座客货两运车停在了小雄身旁。

小雄转过身，向车看去。

车门开了，走下一个染着满头黄发的青年。他朝小雄笑了笑，说：“兄弟，听说你想买蛇？”

小雄忙问：“叔叔，哪里有蛇？”

“前面的村子，有几家养蛇专业户。他们毒蛇、无毒蛇都养，你要多少有多少。走，我带你去。”黄头发说着，就要推小雄上车。

小雄高兴极了，忙说：“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上了客货两运车，小雄才发现，车的后排座上，还坐着一个脸色阴沉的瘦老头。

小雄朝瘦老头笑了笑，说：“大爷，你们真好！”

瘦老头冷笑一声，手一抬，举起一个小水枪模样的东西，“噗”的一声，喷出一股白色的液体，直冲小雄的面门。

小雄急忙伸手去挡。

可是,白色的液体,瞬间气化,变成一团白



惊心系列故事

离奇的绑架案

双雄

雾,罩在了小雄脸上。

小雄嘴一张,感到奇香刺鼻。接着,他眼前一黑,身子一软,歪倒在车座上。

瘦老头抓起身边的塑料编织袋,把小雄盖得严严实实。

汽车,飞驰而去。

瘦老头那双眼阴森森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6 瘦老头慌了 ,枪也顾不上捡 , 从地上爬起来 ,掉头就跑

四周怎么这样黑啊？我的头怎么这样沉啊？

迷迷糊糊之中 ,小雄觉得心里十分难受。

突然 ,身下一阵颠簸 ,小雄醒了 ,头脑一下清醒过来。他发现 ,自己躺在汽车的后排座上。

汽车的前排座上 ,传来叽叽咕咕的说话声。

蓦地 ,小雄记起了事情的经过 :自己被瘦老头喷出的白色烟雾麻醉了。

小雄又紧张起来。他不敢睁开眼睛 ,怕坏蛋发现他醒了。不过 ,他的脑子飞快地运转着 ,判断着自己的处境 ,思考着对策。

汽车颠簸得很厉害。

啊 ,汽车在山间的土路上行走。

这是小雄作出的第一个判断。

双雄

惊心系列故事

离奇的绑架案

没有人声,没有其它车辆的响动声。

难道这是一条偏僻的山道?

小雄的眼睛,慢慢地睁开了一条小缝,向左右看。他发现,黄头发在开车,瘦老头坐在他的身边。

黄头发一边开车,一边同瘦老头说话。

“大哥,这小子会不会醒过来?”



“哼!我配制的药,你又不是不知道,没有三个小时,他别想醒来。”瘦老头说着,向后排

座上的小雄扫了一眼。

小雄暗吃一惊。

还好，瘦老头没有看清他半睁半眯的眼睛。

小雄心中一喜。

这两个歹徒，也太小看小雄了。他们不知道，小雄是一个练了多年武术的少年，应急能力极强，还有长时间闭气的功夫。瘦老头喷来的那股白色烟雾，他只吸了一口，感觉不对，就闭了气。由于吸进的麻醉雾气少，所以，醉得不深，醒得也快。

“大哥，这小子，是不是昨晚的那小子？”

“就是他！”

“你敢肯定？”

“我的眼睛，不会看错人！”

小雄的心，又提了起来。

这两个人，难道就是昨晚鬼屋中的那两个绑匪？

小雄心中又是一喜。

如果是那两个绑匪，就太好了！真是踏破

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

小雄又想到一个问题 :他们把那个孩子藏哪儿了 ?

黄头发又说话了 :“那么 ,那一个..... ”

“嗯 ? ”老头不等黄头发把话说完 ,狠狠地瞪了黄头发一眼。

小雄心中咯噔一下 !

黄头发说的 “那一个 ” ,是什么意思 ? 是指他们绑架的那个小孩吗 ?

倏地 ,小雄想起了大雄。

“那一个 ”会不会是大雄 ? 如果他们真的绑架了大雄.....

小雄不敢往下想 ,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为大雄的安危深深地担忧。

黄头发又说 :“这小子怎么办 ? ”

“你记得后山的那个地穴吗 ? ”

“你是说 ,后山的那个无底洞 ? ”黄头发的脸上 ,尽是惊恐的表情。

瘦老头咬牙切齿地说 :“把这小子 ,扔进那个无底洞 ! ”

“啊！我可不愿杀人！”黄头发惊慌起来，方向盘也握不稳了，汽车在山路上扭来扭去。

“混蛋，你要我俩的命呀？”瘦老头骂着，伸手稳住了方向盘，又说，“哼，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你还不明白？你不杀人，警察就要杀你！这小子，会把什么都说出去的。”

小雄听着两个人的对话，心怦怦地跳起来。

他们要杀我灭口，怎么办？

快逃，跳车逃命！

小雄注意到，汽车正在爬山，路面不好，车颠簸得厉害，速度也不快，凭自己这些年练下的轻功，完全可以跳下车，逃之夭夭。

可是，他又想到一个问题：找到这两个绑匪不容易。现在，绑匪的真实身份没有弄清楚，自己逃了，绑匪不也就跑了吗？

还有，被绑架的小孩到哪儿去了，大雄是不是被这两个坏蛋绑架了，都没有弄清楚。这个时候，自己怎么能逃命呢？

小雄暗暗地咬了咬牙。他决定抓住这个机

会 ,弄清绑架案的真象 ,想办法救出小孩 ,找到大雄。

“吱 ”的一声尖叫 ,汽车来了一个急刹车 !

小雄正闭着眼睛思考对策 ,对急刹车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随着刹车声 ,他从后座上滚下来 ,掉在前座与后座之间。他一紧张 ,眼睛也睁开了 ,不过 ,睁了一下 ,又闭上了。他想起了自己的计划 ,不仅闭上了眼睛 ,还闭上了气 ,一动不动地趴在两排座位之间。

黄头发跳下车 ,拉开后车门 ,两手抓住了小雄的双肩 ,又喊起来 :“大哥 ,你这麻药真厉害。这小子 ,从后座上掉下来 ,也没有摔醒哎 !”

瘦老头低声喊 :“快 ,拖下去 ,扔进地穴中 ! ”

黄头发又低声叫起来 :“啊 ,他没气儿了 !”

瘦老头跑过来 ,摸了摸大雄的鼻息 ,又摸了摸大雄的颈动脉 ,吸了一口冷气 :“这就怪了 !他没有气了 ,可心还在跳 ,就是跳得慢一点。 ”

这就是小雄练的闭气功。他可以停止呼吸

十几分钟,让心跳放慢。这是常人做不到的。

黄头发抓住小雄的两条胳膊,把他从车上往下拖。

小雄屏着气,沉下身子。他想给黄头发制造点麻烦,消耗一些他的体力。

黄头发叫起来:“大哥,这小子死沉死沉,我抱不动他。”

“废物!那么大的个子,连个孩子都抱不动。”瘦老头骂着走过来。

小雄一身强健的肌肉,一旦运起气来,全身肌肉隆起,身子下沉,像粘在地上的石头,显得特别沉重。他见瘦老头来了,急忙放松了全身的肌肉。他怕瘦老头识破自己的武功。

瘦老头把小雄从车中拖出来,放在了黄头发的背上。黄头发背着身子软绵绵的小雄,向远处的地穴走去。

这座大山中,有好几处地穴,都是深不见底的无底洞。这些地穴,是远古地壳运动和长期山水侵蚀形成的深洞。这些地穴,不要说扔进去一个人,就是扔进去十个八个人,也别想

找到影踪。传说,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一个军长,被解放军追急了,带着他的手枪班,从前面这个地穴中跳了进去,再也没有出来。

黄头发背着小雄向前走。小雄发现,黄头发的腰上别着个东西,硌得他的小腹难受。

这是什么东西?

是手枪?不像。

是手机?也不像?

啊,是刀,不,是一把匕首。

小雄心中一阵高兴。他用眼睛余光,向后扫了一下,不见瘦老头的影子。

真是个好机会!

小雄突然伸出一条胳膊,猛地抱住了黄头发的脖子,又伸出另一只手,拔出了黄头发腰带上的匕首。

寒光一闪,小雄把匕首摠在了黄头发的脖子上。

黄头发全身打了个哆嗦,站住了。

小雄把嘴对准黄头发的耳朵,低声说:
“说!你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不说实话,我

就割断你的脖子。”

黄头发全身打颤，嘴还很硬：“你、你、你想干什么？我、我、我大哥过来，会……会……剥了你……的皮。”

“哼！不等那瘦老头走过来，我就抹了你的脖子！”小雄说着，把匕首紧紧地贴在黄头发的脖子上。

黄头发向后瞥了一眼，没有看到瘦老头。他发现瘦老头没有跟在自己身后，真的害怕了，哀求起来：“小、小、小兄弟，你、你、你把匕首拿开，我告……诉你。”

“你说实话，我就饶你一命！不然……”小雄说着，匕首在黄头发的脖子上蹭了几下。

黄头发慌了，忙说：“我、我、我叫王永富，住在山下的王家堡。”

小雄又问：“瘦老头叫什么？”

“我大哥，叫……叫……”

“快说！”小雄又用匕首在黄头发的脖子上蹭了两下。

“叫孙耀武！”这一次，黄头发说得很干脆。



“你们把绑架的孩子藏哪儿了？”

“在山下的砖窑里。”黄头发说话利索起来，全身也不抖了。显然，他的心里，升起了一种希望。

果然，瘦老头从汽车的另一侧走过来了。原来，他把小雄扶上黄头发的后背后，跑到一边的地埂下去拉屎。他见黄头发背着小雄站住了，起了疑心，大声问：“站着干什么？”

小雄用匕首逼住黄头发的脖子，说：“叫他

别过来！”

黄头发叫道：“大哥，别过来——”同时，他头一偏，猛地弯下腰。

对于黄头发的这一招，小雄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他的身子，向前一蹿，从黄头发的头顶上摔了过去，仰面朝天，躺在地上。

紧着着，黄头发一个饿虎扑食，向小雄扑去。

小雄躺在地上，手中的匕首却没有丢掉。他见黄头发扑来，来了一招兔子蹬鹰，只听“啪”的一声，小雄的双脚踏在黄头发的胸部上。

黄头发“啊呀”一声怪叫，仰面朝天，躺在一边。

小雄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站起来了。

黄头发见小雄站起来了，挣扎着也想从地上爬起来。可是，小雄这一蹬，用力很猛，蹬得他的胸部疼痛难忍，全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似的。他挣扎了几下，也没有爬起来。

小雄纵身一跳，站在了黄头发的身边。他

抬起一只脚 ,踩住了黄头发的脖子。

黄头发的气有点上不来了。他两手抱住了小雄的脚脖子 ,同时嘴里冒出一阵咕咚声。

这时候 ,瘦老头喊叫着 ,跑过来了。

小雄弯下腰 ,一把抓住黄头发金黄色的长发 ,把黄头发的头提了起来 ,抱在自己胸前 ,又用匕首对准黄头发的脖子。

“别过来 !你往前走一步 ,我就抹了他的脖子 !”小雄喊着 ,用匕首在黄头发的脖子上比划着。

瘦老头大笑起来 :“哈哈 !瞧你的嘴角上 ,还挂着你妈的奶沫沫 !你巴掌大的人 ,鸡都不敢杀 ,还敢杀人 ? ”

小雄火了。他一咬牙 ,叫道 :“我杀给你看 ! ”说着 ,把匕首向黄头发的脖子抹去。

黄头发吓得脸色煞白 ,惊叫起来 :“大哥 ,救我呀 ! ”

其实 ,小雄真的不敢杀人。他在家 ,连个鸡都没有杀过。用匕首抹黄头发的脖子 ,不过是他虚晃一招 ,吓唬黄头发和瘦老头。

瘦老头看破了小雄的心计。他大笑起来：“哈哈！你杀了他吧！杀了他，那一百万，就是我一个人的了。”

黄头发又叫起来：“大哥，你不能这样呀，你救我呀！”

瘦老头冷笑一声，转过身，向一边走去。

黄头发被小雄抱着头，后仰着身子，一点也使不上劲。他见瘦老头向后走，干嚎起来：“啊——啊——大哥，救我呀！你不能丢下我呀，这小子厉害呀！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呀！”

小雄感到奇怪！瘦老头怎么丢下黄头发走了？难道他真的要我杀了黄头发，自己独吞一百万元赎金？

突然，瘦老头转过身。他的手上，多了一支手枪。他用手枪对准小雄，慢慢地走过来，冷冷地笑道：“小子哎，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就想跟我斗？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面多，我喝过的酒，比你喝过的水多。你认识吗，这叫手枪；枪子儿可比刀子快！”

小雄认识，那是一支“六四式”手枪。他同

刑警大队队长许文良是“铁哥们”，通过许叔叔，见过的手枪可多了。

瘦老头在离小雄两三米的地方站住了。他用手枪指着小雄，恶狠狠地叫道：“放了他！不然，我一扣扳机，你的小命儿就没了。”

小雄慢慢地放开了黄头发，并向后退了一步。

瘦老头又喊道：“扔下匕首！”

小雄把匕首丢在脚下。

黄头发从地上爬起来，扑到小雄脚下，去捡匕首。

小雄飞起一脚，把匕首踢向远处的草丛中。

黄头发气极败坏，要向小雄扑去，被瘦老头喝住了：“回来，你不是那小子的对手！”

黄头发站住了。

瘦老头又说：“去，把车发动起来。让我来送这小子上路。”

黄头发向远处的汽车跑去。

瘦老头用手枪指着小雄，恶狠地说：“转过



身,朝前走,别回头!”那声调,就像背电影台词。

小雄只好转过身去,慢慢朝前走去。

瘦老头又说:“看见了吗?前面有一个圆
圆的洞口,那就是你的家!”

小雄明白了,瘦老头要逼他跳进无底洞。
啊,这时候,要是有人来就好了。

小雄向左右扫了一眼。

这是一座很大的荒山，方圆几十公里，没有一户人家。平时，也很少有人进山。今天，山上更是静得出奇，不要说人影，连一只小鸟也看不见。

小雄有点绝望了，心怦怦地跳着，手脚也有点不听使唤。

看来，今天自己不跳进无底洞，也会被瘦老头开枪打死。

瘦老头又说话了：“小子哎，不要怪我。我不愿意亲手杀人。昨天晚上，毒蛇应该咬死你。结果，你逃掉了。今天，你听话，乖乖地跳进地穴，那里边很舒服，你还能保存一个全尸，当然，你家还会省下一笔火葬费。”

小雄想到了死。

既然是死，就应该像英雄豪杰那样死去。

不过，小雄不想死。说老实话，他把瘦老头和黄头发，还真没放在眼里。如果单打独斗，他们谁也不是自己的对手。可是，他们手中有枪。再好的武功，也挡不住一颗子弹呀！

偶然间,小雄的手,碰到了自己的裤兜。他立刻有了主意,把双手插入裤兜,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昂着头,向前走去。他走了几步,突然从裤兜中抽出手,一侧身,只听“嗖”的一声,一颗玻璃弹子飞了出去,“啪——”正打在瘦老头握枪的手腕上。

瘦老头嗷地叫了一声,手枪掉在了地上。他急忙伸出另一只手,去捡地上的手枪。

小雄的手一甩,又一颗玻璃弹子飞了出去。

又是“啪”的一声,玻璃弹子打在瘦老头捡枪的手上。这颗玻璃弹子,飞行速度更快,力量更大。瘦老头又叫了一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左手捂着右手,又用右手捂着左手,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小雄。

小雄从裤兜中又掏出几颗玻璃弹子,在手上抛了几下,然后右手抓起一颗玻璃弹子,做出扔的动作。

瘦老头慌了,枪也顾不上捡,从地上爬起来,掉头就跑。

“站住！”小雄喊了一声。

瘦老头跑得更快了。

“你跑不了！”小雄说着，两步奔过去，捡起瘦老头丢下的手枪。他把手枪掂了掂，惊叫一声：“上当啦！”

原来，那是一把塑料做的玩具枪。手枪外表逼真，分量却很轻。

小雄后悔极了。

早知道是一把玩具枪，就不应该怕，不应该放掉黄头发。

小雄抬头一看，瘦老头已经钻进了客货两运车。

汽车门还没有关好，车已经启动了。

“站住！”小雄又喊了一声，提着玩具手枪，向汽车跑去。

汽车几声轰鸣，冲上了山间的简易公路，向山下急驰而去。

小雄跑上了简易公路，向汽车追去。

汽车飞一般地向山下驶去。

小雄紧追不舍。

下山的简易公路,弯道多,坡度大。由于坡陡,小雄不敢跑得太快。在这样陡的山道上,人跑得太快,会失去平衡,一头栽下去,或者刹不住脚,滚下山去。

小雄跑得气喘吁吁,还是追不上汽车。

眼看绑匪就要逃掉,怎么办?

要是山下来一辆汽车,或者来几个人就好了。可是,山路上空空荡荡,不见车,也不见一个人影。

小雄向前看,注意到简易公路有很多弯道。他心中一亮,有了主意。

小雄离开公路,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下跑。他连跑带滚,冲下一道山梁,爬上了简易公路。由于抄的是近路,他竟然跑到了汽车前面。

汽车开过来了。

小雄站在公路中间,挥着手枪,示意汽车停下来。

汽车离小雄越来越近,渐渐放慢了车速。

小雄有点高兴。看来,这两个绑匪的人性还没有灭绝。

汽车离小雄十来米的时候，突然加速，直冲过来。

小雄大叫一声，一个侧身翻，向公路边滚去。

汽车擦着小雄的身子，飞驰而去。

好悬呀！小雄要是再慢慢一点点，就会被汽车撞个粉身碎骨。

小雄从路边的草丛中爬起来，叫了一声：“坏蛋，你跑不了！”又沿着山坡，冲了下去。

这一次，小雄没有去拦汽车。他明白了，车上的两个绑匪是亡命徒，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去跟坏蛋硬拼。

小雄冲下一个山坡，绕过一段弯道，趴在了路边的草丛中。

汽车开过来了。黄头发开着车，瘦老头坐在一边。他俩正在争论什么。显然，他们没有发现藏在路边的小雄。

就在汽车飞驰而过的刹那间，小雄飞身而起，抓住了汽车的车厢，接着身子一摆，一手抓住了倒车镜的底座，整个身子贴在了车门上。

黄头发和瘦老头做梦也没有想到,小雄会凌空飞来,身子贴在车门上,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小雄一手抓着车厢,一手抓着倒车镜的底座,大声喊:“停车!停车!我劝你们,还是去刑警大队自首吧!”

车速极快。小雄的衣裤中张满了风,发出“噗噗”的响声。山风在他耳边呼啸。他睁不



开眼睛 ,连张嘴都有些吃力。

这时候 ,瘦老头已经从惊恐中镇定下来。他向车外看了看。

车的一侧 ,是陡峭的山坡 ,另一侧则是悬崖。小雄贴在另一侧的车门上。他的身后 ,就是悬崖。

瘦老头的脸上 ,露出一丝阴险的笑容。他慢慢地打开车门拉手 ,突然一脚向车门蹬去。

“啪”的一声 ,车门开了。小雄的身子 ,飞起来了。他尖叫着 ,旋转着 ,向悬崖下摔去……

7 雯雯翻着白眼珠 ,发青的嘴角 , 冒出白色的泡沫

已经中午了 ,大雄没有回来 ,去找大雄的小雄 ,也没有回来。

雯雯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急得在屋子里团团乱转。每隔一会儿 ,她就向大门外跑 ,站在街上张望。

刘醒夫老人也坐不住了 ,从沙发上站起来 ,踱到院子里 ,静静地看着天上的白云。

“爷爷 ,肯定出事了 !快打电话报警吧。”雯雯跑过来 ,抓住刘醒夫老人的手 ,几乎用哀求的声音说。

刘醒夫老人捋了一下雪白的胡子 ,说 :“别急 ,不会出事的。你知道 ,大雄贪玩 ,小雄更贪玩。说不定呀 ,他们在哪儿玩高兴了 ,忘记时间了。 ”

刘醒夫老人嘴上这么说 ,心里也很担忧。

大雄和小雄贪玩,但都是听话的孩子。没有特殊情况,他们不会不打招呼,在外边玩这么长时间。再说,大清早,大雄一下公共汽车就不见了。这事,有点蹊跷啊!

可是,现在报警,刘醒夫老人又不同意。凌晨三点钟的时候,小雄给刑警大队报过一次警。后来,是自己给许文良队长打电话,撤销了报警,还说什么“没有绑匪,也没有人质”,“是小雄产生了幻觉”。

既然把话这么说了,在小雄和大雄的情况还没弄清楚前,怎么能报警呢?万一再报个假案,让刑警白跑一趟,我这七十多岁的人了,怎么见许文良队长呀?

刘醒夫老人抓住雯雯的手,说:“走,咱们出去找找。”

十分钟后,雯雯和刘醒夫老人手拉着手,走出了村子,向郊区汽车站走去。

刘醒夫老人逢人就问:“看见我的小徒弟没有?”

刘醒夫老人武功超人,青年时代,名气就

很大,现在,更是这一带的大名人。他须发皆白,气宇轩昂,很惹人注意。因此,附近村庄的大人小孩都认识他。人们也都知道,他收了一个关门弟子。

刘醒夫老人找小徒弟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很多村民自告奋勇,要帮刘醒夫老人找小徒弟。

雯雯和刘醒夫老人还没走到郊区汽车站,一辆农用车停在了他们身边。

车上跳下一个小伙子,拦住了刘醒夫老人:“刘师傅,我看见你的小徒弟了。”

刘醒夫老人一把抓住小伙子的手,问:“在哪里?”

“哈哈!”小伙子笑起来,“真是名师出高徒呀!你的小徒弟,人小武功高,胆子也太大了!我算服了他。”

刘醒夫老人忙问:“怎么回事?”

雯雯也抓住小伙子的手,连声说:“快说呀,快说呀!”

小伙子一拍巴掌,大声说:“嘿,他在练胆



量！”

刘醒夫老人和雯雯愣住了。

小雄不是去找大雄，怎么去练胆量？他练什么胆量啊？

“在哪儿练胆量？”刘醒夫老人问。

小伙子一挥手，大声说：“上车吧，去了就知道了！”

这个小伙子，竟向刘醒夫老人和雯雯卖起

了关子。

雯雯看着面前的农用车,不想上去。这种农用车,只有三个轮子,跑起来,突突突地响,颠簸得厉害。她知道,这种农用车,不能载人。车厢中坐了人,一旦被交警发现,是要罚款的。

刘醒夫老人二话不说,抓住车厢,一步跳了上去。他面向雯雯,伸出一只手。

雯雯没办法,只好抓住刘爷爷的手,嘴一抿,爬上了农用车。

车跑起来了。不一会儿,车离开了公路,驶上了乡村便道。

刘醒夫老人问:“小伙子,你姓什么?我们这是去哪儿呀?”

开车的小伙子扭过头,说:“我姓王,叫王永富。您就叫我小王吧!啊,我们去王家堡。”

王家堡?小雄怎么会在王家堡?

刘醒夫老人还想问什么,可是,农用车发出的噪音很大,在车上说话,必须大声喊,很费劲。所以,他再没有说什么。

王永富习惯了在车上说话。他一边开车,

一边大声讲起来。

他说,这件事啊,亏了让我碰上了。我见过几次刘师傅的小徒弟,所以,一看就认出来了。要是别人,根本不知道那是刘师傅的小徒弟。

刘醒夫老人大声问:“我的小徒弟,在你们王家堡干什么呀?”

王永富回头问:“不是您让他去的吗?听说您的小徒弟很听话。您不让他去,他能去那地方?”

刘醒夫老人有点纳闷,不过,还是点点头,说:“我的小徒弟,是很听话。那可是个好孩子啊!”

王永富说:“是好孩子。他长得英俊,还胆识过人。我有个小妹妹,年龄还小,等长大了,能嫁给他就好了。”

雯雯一听这话,脸都红了。她拉了一下刘醒夫老人的衣服,说:“爷爷,你听,他胡说什么呀?”

刘醒夫老人没有理会雯雯,又问王永富:“他现在怎么样?”

王永富答非所问：“刘师傅，您让小徒弟在那个地方练胆量，可真是选对了地方。在那儿练出胆量，什么牛鬼蛇神都不会怕的。”

王永富越说越玄。他说的那些话，刘醒夫老人和雯雯都听不懂。

刘醒夫老人教小雄练武术，所教的内容中，从来没有练胆量的内容。今天，更没有让小雄去什么地方练胆量，王永富一口一个“练胆量”，从何说起呀？

今天这事儿，太离奇了。

不过，离奇归离奇，刘醒夫老人关心的还是小雄的安全。他问王永富：“我的小徒弟现在怎么样？”

“他很好，您老放心吧！等一会儿，您就知道了。”

刘醒夫老人一听小雄很好，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车突突地叫着，一直向前跑。从郊区汽车站到王家堡，有一段不短的路程。

刘醒夫老人想起了大雄，心又悬起来了。

他忍不住问：“小王，那里只有我的小徒弟一个人吗？”

“一个人。那地方，除了他，谁敢去呀？”

“那是个什么地方呀？”

“嘿，那地方，可吓人了！”王永富还是没有说出地方的名称来。

农用车到了王家堡，却没有停。

刘醒夫老人问：“这不是王家堡吗，怎么不停车？”

王永富说：“他在村外？”

刘醒夫老人一听，起了疑心。

不是说小雄在王家堡吗，怎么又说在村外？这小伙子说话，云遮雾罩，吞吞吐吐，莫非是个坏人？

刘醒夫老人一伸手，拍了一下驾驶座上的王永富，说：“停车吧？”

王永富刹住车，不解地问：“刘师傅，要下车吗？还没有到地方呢！”

刘醒夫老人跳下车，又把雯雯接下车，才说：“小王，你说实话，我的小徒弟究竟在哪

里？”

“喏，就在那里，不远了。”王永富用手向前一指。

前方不远处，有座红砖墙围起来的院子。那院子不大，墙也不高，不像是私人宅院。

刘醒夫老人问：“那是什么地方？”

王永富反问一句：“您没去过？”

刘醒夫老人说：“没去过。”

“那是养蛇场呀！不是您让小徒弟去的吗？”

刘醒夫老人转过头，问雯雯：“小雄去养蛇场干什么？”

雯雯摇摇头。

王永富却说：“练胆量呀！”

刘醒夫老人再也不说什么，急步向养蛇场走去。

这是一处篮球场大小的院子，四周一圈一人高的红砖围墙，墙的一边，有个能开进汽车的铁栅栏门。院子中，有两排平顶房。

刘醒夫老人和雯雯刚走到大门前，王永富

的农用车也到了。

王永富跳下农用车 ,来到大门前 ,一边开门 ,一边说 :“这是我一个朋友的养蛇场。最近 ,他拉了一车蛇 ,发往广州。这里 ,由他雇的两名养蛇工负责看护。我的朋友不放心养蛇工 ,让我有空的时候 ,常来看看。 ”

说话间 ,大门打开了。这的确是一个养蛇的地方 ,院子里杂草丛生 ,地面潮湿 ,连空气中 ,都飘着一股浓浓的蛇腥味。

王永富又说 :“我每次到这里来 ,心里都发怵 ,只怕草丛中跑出一条大蛇来。可已经答应朋友 ,帮他照看养蛇场 ,不来又不行。 ”

雯雯一听草丛中会跑出一条大蛇来 ,吓得全身一哆嗦 ,一下抱住了刘醒夫老人的胳膊。

王永富说 :“别怕 ,蛇都在蛇屋中 ,只要不打开门 ,是跑不出来的。 ”

刘醒夫老人问 :“我的小徒弟在哪儿 ? ”

王永富指着两排平顶房说 :“前一排房子中 ,养的全是毒蛇。其中最厉害的 ,是眼镜蛇。那家伙 ,可凶了 ,隔着玻璃窗 ,都向人发动进攻

呢！养毒蛇嘛，是为了取蛇毒。蛇毒，可是制药的好原料。后一排房子中，养的全是无毒蛇。那些无毒蛇，可是酒店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啊！”

刘醒夫老人再也听不下去了，打断了王永富的话：“我的小徒弟呢？”

王永富手一指，说：“在后一排房子中。”

刘醒夫老人一听，拔腿向后一排房子奔去。

雯雯怕蛇怕得要命，紧紧地跟在刘醒夫老人身后，不敢朝左右看。

这些平顶房，只有向阳的一面，有一扇玻璃窗。玻璃窗的外面，又是厚厚的铁纱窗，猛一看，就像一排排牢房似的。

刘醒夫老人隔着窗子，一间房子一间房子地看。

有的屋子有蛇，有的没有蛇。有蛇的屋子，看了人让害怕。那些蛇，像死了似的，一堆接一堆，趴在阴湿的墙角里，一动不动。

有一间屋子中，有一棵枯树。枯树上，缠着一层一层的蛇，看起来十分恐怖。

突然 ,刘醒夫老人全身打了个冷战 ,站住了。他看到 ,一间蛇屋的墙角 ,坐着一个人。他的身上 ,趴满了蛇 ,连他的头顶上 ,都趴着一条蛇。那蛇眼睛朝向墙角 ,晃着头 ,不停地吐着火红的信子。

“小雄！”刘醒夫老人惊叫一声。

雯雯朝蛇屋中看了一眼 ,叫了一声：“妈呀！”双手一伸 ,身子向后倒去。

王永富一把住雯雯 ,叫道：“刘师傅 ,她晕过去了！”

刘醒夫老人把雯雯抱在怀里 ,连声叫：“雯雯！雯雯！”

雯雯翻着白眼珠 ,发青的嘴角 ,冒出白色的泡沫。

刘醒夫老人抱着雯雯 ,边呼叫 ,边掐雯雯的人中穴。

王永富抓着雯雯的胳膊 ,使劲儿摇着 ,大声叫：“小姑娘 ,小姑娘 ,快醒醒！醒醒呀！”

过了许久 ,雯雯鼻子哼哼了两声 ,呼吸变得均匀起来。

刘醒夫老人抱起雯雯，来到院子里的一处开阔地。

这里离蛇屋远一点，可以减轻雯雯的心理压力。

刘醒夫老人轻轻地摇着雯雯的双肩，低声叫：“雯雯，你醒醒！雯雯，你醒醒！”

雯雯终于苏醒过来了。她一转身，扑在刘醒夫老人怀里，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说：

“爷爷，爷爷，小雄让蛇吃掉了，吃掉了呀！”

王永富说：“嗨，小姑娘，瞧你，胡说啥呀！那是无毒蛇，不咬人，怎么能把人吃掉了呢？刚才我来的时候，他还好好的，朝我直瞪眼睛，向我咧嘴笑



呢！”

雯雯听了这话，不哭了，坐在地上，两眼发直。

刘醒夫老人说：“雯雯，你坐在这里，不要动。我去叫小雄出来。”

离开雯雯，刘醒夫老人向蛇屋走去。快到蛇屋门口时，他转过身，一把抓住了王永富的衣领，愤怒地问：“我的小徒弟，怎么跑到蛇屋中去了？”

王永富慌了：“他不是练胆量去的吗？”

“哪有这样练胆量的？”

王永富说：“我看报纸上说，一个小伙子为了练胆量，同满屋子的毒蛇睡了三天三夜。我刚看见你小徒弟的时候，也很吃惊。他怎么跑到蛇屋中去了？可看到他冲我瞪眼、咧嘴，我又想起报纸上说的蛇屋中练胆量的事，就想，你的小徒弟，也到蛇屋中练胆量来了。”

“唉！”刘醒夫老人叹息一声，“好一个自作聪明的人！”

刘醒夫老人放开王永富，来到蛇屋的铁门

前,发现门上挂着一把拳头大的铁锁。他向王永富一伸手:“钥匙!”

王永富两手一摊,说:“我只有大门上的钥匙。蛇屋的钥匙,养蛇工拿着。”

“养蛇工呢?”

“不知道。我刚才来的时候,就没有看见他们。”

刘醒夫老人再也等不及了,他伸出手掌,向铁锁砍去。

“啪”的一声,铁锁掉在了地上。

“好功夫!”王永富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

刘醒夫老人拉开了铁门,一眼就看到对面墙角下,蛇堆成了一座小山。那些蛇,叠在一起,堆成一堆,相互挤兑着,有的蛇头往出挤,有的蛇头往里钻。整座蛇山,蠕动着,变化着。

更可怕的是,蛇山顶上,露出半个黑黑的人头,半张没有血色的脸;蛇山下,露出两条僵硬的腿,两只一动不动的脚。

“小雄!”刘醒夫老人叫了一声。

蛇堆下的人,没有反应。

刘醒夫老人一指蛇堆 ,愤怒地问 :“这究竟是毒蛇 ,还是无毒蛇 ? ”

王永富忙说 :“是无毒蛇。您看 ,那蛇的头 ,都是圆的。这里的圆头蛇 ,都是无毒蛇。 ”

“蛇怎么都爬到他身上去了 ? ”刘醒夫老人指着蛇山问。

王永富向墙角上方的洞口一指 ,说 :“您看那个洞口。那是饵料口。每次喂蛇 ,都是从这个地方投放饵料。时间一长 ,蛇有了条件反射 ,肚子一饿 ,就会爬向那个墙角 ,等食吃。您的小徒弟正好坐在饵料口下 ,蛇自然就爬到他身上去了。 ”

刘醒夫老人盯着墙角下的蛇山 ,点了点头 ,又问 :“我的小徒弟怎么出来 ? ”

“这简单。 ”王永富说着 ,走出门去。

过了一会儿 ,王永富拿来一根竹杆。他把竹杆伸向蛇堆 ,左拨右挑 ,把人身上的蛇 ,拨得纷纷滚落下来。

蛇堆下 ,人的胳膊露出来了。

王永富一个箭步跳过去 ,一把抓住那人的

胳膊 ,把他从蛇堆中拉了出来。

蛇堆中的人 ,扑在了刘醒夫老人怀里 ,叫了一声 :“爷爷 !”大哭起来。

他不是小雄 ,是大雄 !

原来 ,当木桶中的蛇 ,一齐拥向大雄的时候 ,他吓得昏过去了。后来 ,他醒来了 ,发现自己身上爬满了蛇 ,吓得全身发抖。可是 ,过了很久 ,他发现 ,竟然没有一条蛇咬自己一口。他忽然想起 ,过去看过一本书 ,书上说 ,人不招惹蛇 ,蛇就不会进攻人。于是 ,他坐在地上 ,任凭蛇在自己身上爬来爬去 ,一动也不敢动。

刘醒夫老人一转身 ,背起大雄 ,朝门外跑去。

站在院子里的雯雯 ,一眼就看出 ,爷爷背上的人 ,不是小雄 ,是大雄。她跑过来 ,喊着 :“大雄 !大雄 !”

王永富也看出了什么 ,站在蛇屋门口 ,自言自语地说 :“怎么 ,不是刘师傅的小徒弟 ?”

来到雯雯面前 ,刘醒夫老人把背上的大雄放下来。

大雄又扑在刘醒夫老人怀里哭起来。他哭着哭着,又嘿嘿地笑起来。

雯雯抓住大雄胳膊,连摇带问:“大雄,你怎么了?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许久,大雄才平静下来。他依偎在刘醒夫老人怀里,断断续续地讲起了自己离开汽车站后的遭遇……

刘醒夫老听着听着,瞪大了眼睛。

天哪,大雄真的被人绑架了!

“谁绑架了你?”刘醒夫老人问了一声。

大雄想了想,把脸转向一边的王永富。

雯雯一步跨过去,指着王永富的脸,叫道:“是你绑架了大雄?”

“没,没……我没有绑架人……”王永富一脸惊慌,嘴里说着,身子连连后退。

“就是你!”雯雯说着,向王永富扑去。

王永富一转身,向门外跑去。

“抓住他,抓住他呀!”雯雯喊叫着,追出门去。

大雄的腿,还在发抖,走路很慢。刘醒夫老

人搀着他 ,向大门外走去。

出了大门 ,他们看到 ,王永富已经爬上了农用车。很快 ,车子发动了 ,车尾巴冒出一股黑烟 ,突突突地叫着 ,飞奔而去。

雯雯一边追车 ,一边喊 :“抓住他呀 ! 抓住他—— ”

8 一个五花大绑的青年， 嘴上贴着胶布，挣扎着爬出了地窖

“哇——哇——”传来两声怪叫。

小雄醒了。他睁开眼睛，看到自己头旁，站着一只硕大无朋的乌鸦，吓了一跳！

那只乌鸦，离小雄的眼睛，只有十厘米左右。乌鸦黑缎子般的羽毛在闪光，又粗又笨的尖喙，对准小雄的脸，圆溜溜的眼珠，瞪着小雄……

我在哪里？

小雄非常紧张。他一扭头，发现自己躺在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他想坐起来，一伸手，摸到一丛松枝，接着身子晃悠起来。他双手抓住身边的松枝，不敢再动。

小雄左右看了看，终于弄清楚了自己的处境。

啊呀 ,我怎么躺在松树上 ?

小雄想起来了 :自己扒在汽车门上。突然 ,车门开了 ,他掉了下去。他的身后 ,是悬崖。他的

后脑勺 ,在悬崖边上碰了一下。他昏过去了.....

小雄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掉在一棵大松树上。巨大的松枝 ,就像巨人的双臂 ,把小雄稳稳地



托住了。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小雄扶着身边的松枝，慢慢坐了起来。

那只乌鸦，以为小雄死了，正想啄小雄的眼珠呢，一看小雄坐起来了，哇地叫了一声，飞走了。

小雄抓着松枝向下看，发现自己离地面只有十几米。他摇了摇头，又活动了几下四肢。

谢天谢地，除了后脑勺有点疼外，身体的其它部位都很好。

小雄三跳两蹿，从松树跳到地面。

现在到哪儿去？

小雄想起了黄头发说的话：被绑架的小孩，藏在山下的砖窑里。

救孩子要紧！

小雄奔下山来。

山下，果然有一座砖窑。可是，砖窑上空，青烟袅袅；砖窑前，尽是忙碌的人们。这样的地方，怎么能藏一个被绑架的小孩？

小雄意识到，自己又上当了。

黄头发说的话 ,究竟有几句是真的 ? 也可能 ,黄头发没说一句实话。

为了证实自己的推测 ,小雄决定去王家堡打听一下 ,那里究竟有没有一个叫 “王永富 ”的人 ? 王永富是不是黄头发 ?

赶到王家堡时 ,已是下午三点多钟。小雄一打听 ,王家堡还真有一个叫王永富的人。他兴奋极了。

在村民的指引下 ,小雄走进了王永富的家。

院子里 ,有一个小女孩在玩耍。她告诉小雄 :“我爸开车走了。 ”

“去哪儿了 ? ”

“养蛇场。 ”

王家堡有个养蛇场 ?

小雄想起了鬼屋中的那条毒蛇 ,又想起了汽车站碰翻的那一筐蛇。他隐约觉得 ,这个绑架案 ,黄头发和瘦老头 ,似乎都和这个养蛇场有某种联系。

小雄又一次兴奋起来。他忘记了饥饿和疲

劳,几经打听,奔养蛇场而来。

养蛇场的大铁门敞开着。

小雄搜遍了养蛇场的每个角落,没有发现一个人影。在一间蛇屋中,他看到了几十条蝮蛇。他的眼睛一亮。

大量蝮蛇的发现,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小雄的推测:绑架案同这个养蛇场有某种联系。

究竟是一种什么联系呢?这个养蛇场,是绑匪的一个窝点?还是绑匪同养蛇场的人有某种关系呢?

蓦地,小雄想起一个主意。他跑出了养蛇场。

小雄一口气跑到公路边,拦住了一辆出租车。半个小时后,他来到师父家。

奇怪,师父和雯雯都不在。只有从鬼屋中牵来的那只杂种狗,还拴在沙发腿上,站在地上直哼哼。

小雄从师父的桌子抽屉中拿了二百元钱,牵着杂种狗,跑出了师父家。

出租车还在等小雄。

小雄把一百元钱塞在出租车司机手里，说：“去王家堡。”就牵着狗，钻进了出租车。

到了王家堡，小雄把杂种狗撵下了出租车。

这条杂种狗果然是王家堡的狗。它一下出租车，像久别的孩子回到了家门口似的，撒着欢儿，向前跑去。

小雄紧紧地跟着狗。狗跑到哪里，他跑到哪里。他估计，有这条狗引路，就能找到黄头发和瘦老头。

可是，狗进了王家堡，谁家都没有去，一直撒着欢儿朝前跑。

小雄感到奇怪，也有几分失望。

狗谁家也不去，难道它不是王家堡的狗？

狗跑出了王家堡，还往前跑。它究竟要到哪儿去呢？

小雄跟着狗，一直往前跑……

啊，狗向养蛇场跑去。

小雄一下子明白了：这条杂种狗，是养蛇场的看门狗。



狗进了养蛇场的大门，向两间平房跑去。它扑在平房门上，前爪抓挖着紧锁的门，汪汪地叫个不停。

小雄来到平房前，隔着窗子向里看。

这两间平房，一间是卧室，摆着一副高低床，床上被褥凌乱；一间是厨房，里面锅碗瓢盆一应俱全。

狗叫了半天，不见主人来开门，有些失望了。它哼哼了几声，低下头，东嗅嗅，西嗅嗅，一

路嗅着 , 向前走去。

小雄有点莫名其妙。

这狗 , 在找什么呢 ? 难道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 ?

小雄跟在狗的身后 , 在狗嗅过的地方仔细看 , 结果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狗停下来 , 站在一个土堆前 , 开始发疯似地狂叫。

小雄跑上去 , 绕过土堆 , 这才看到 , 土堆的一侧 , 斜装着一扇木门 ; 木门上 , 挂着一把大铁锁。木门不严实 , 门缝中 , 能伸进一只手。

这像地窖的门。难道这里有个地窖 ?

狗叫得更凶了。它一边叫 , 一边用前爪抓门上的锁。

地窖中有情况 !

小雄抓住门板 , 使劲一拉。这门年久失修 , 风吹雨淋 , 好多地方已经腐烂了。只听 “哗啦 ” 一声 , 半个门板掉下来了。

小雄想起师父教的投石问路的招数 , 抓起一块土坷垃 , 扔了下去。

地窖中 ,好像没有动静。

小雄又把头伸进地窖门 ,仔细看。

地窖里黑咕隆咚 ,什么也看不见。

小雄又侧耳听了听。

地窖中 ,隐隐约约传来一种哼哼声。那是人的声音 !

小雄喊起来 :“谁在里面 ? ”

没有人答应 ?

会不会是黄头发和瘦老头躲在里面 ?

一想到黄头发和瘦老头躲在里面 ,小雄紧张起来。他一脚踏向身边的门板 ,把门板踏成了几块。他抓起一块剑一样的木板 ,又喊起来 :“王永富 ,出来吧 !我看见你了。告诉你吧 ,我给 110 报警了 ,刑警马上就到 ,你现在出来 ,向刑警投降 ,还能得到宽大处理。 ”

地窖中 ,还是没人答应。

小雄不再犹豫 ,提着木板 ,向地窖中摸去。

这个地窖比较大 ,门口有一个向下沿伸的台阶。

小雄沿着台阶 ,慢慢向下走去。台阶走完

了,他继续摸索着向前走。

突然,脚下一绊,小雄差点摔倒。

这是什么东西?

小雄弯腰一摸。

啊,是个人!不,是个孩子!

小雄抱起孩子。

这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手脚被绑在一起,嘴上贴着强力胶布。

小雄想起了绑架在鬼屋中的孩子。他一把撕下孩子嘴上的强力胶布。

孩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小雄一阵激动,抱起孩子,就往外跑。

地窖的一角中,又传来“呜呜”的声音。

小雄吓了一跳。

地窖中还有人!那是一个成年人的挣扎声。

小雄停下了脚步。

可是,怀中的小孩叫起来:“叔叔,快救我呀!”

小雄长这么大,还从没有被人叫过叔叔。

今天听到小孩叫他“叔叔”，先是一惊，接着，脸上发起来烧来。他不管那成年人的挣扎声，抱着孩子，冲出了地窖。

地窖外面，阳光灿烂。

小雄觉得阳光刺眼，立刻闭上了眼睛。

忽然，身后传来一声惊叹：“啊！”

小雄一转身，发现一个陌生人站在那里。他意识到，这人可能是绑匪之一。他立刻放下



孩子 ,做出了搏斗的架势。那样子 ,只要对方一动 ,他就会迅速出击。

陌生人惊呆了 ,看着小雄 ,连连后退 ,慌乱地说 :“我没绑架你 ,我没绑架你 ! 我真的没有绑架你呀 ! ”

这个人 ,就是开农用车的王永富。他听说大雄是被人绑架在蛇屋中的 ,又见雯雯指着他的脸说 :“是你绑架了大雄 ?”他吓坏了 ,掉头就跑。

王永富跑了一圈 ,放心不下养蛇场 ,又回来了 ,正好碰上了地窖中救孩子出来的小雄。有趣的是 ,他又把小雄错当成了大雄 ,所以 ,才喊“我没绑架你”。

小雄收起了搏斗的架势 ,莫名其妙地看着王永富。

一旁的小孩 ,看到小雄收起了搏斗的架势 ,又扑在了他的怀里。

王永富掉转身 ,又向大门外跑去。

小雄想追 ,孩子抓住了他 :“叔叔 ,我怕啊 ! ”

小雄抱起孩子 ,正要去追 ,门外传来了警车的叫声。

听到警车的叫声 ,王永富吓坏了 ,像焊在了地上似的 ,一动不动。

刑警大队队长许文良 ,带着几个刑警冲进了大门。他们用手枪一指王永富 ,大喊：“不许动！”

王永富打个冷战 ,举起了双手。

雯雯和大雄跑进门来 ,接着 ,刘醒夫老人也跑进门来。

雯雯一指王永富 ,说：“就是他！”

一位民警拿出手铐 ,就要铐王永富 ,被许文良拦住了。

小雄激动极了。他放下小孩 ,喊起来：“许叔叔！大雄 ,雯雯 ,师父！”

许文良、大雄、雯雯和刘醒夫老人也看到了小雄 ,竟齐声喊起来：“小雄！”

小雄跑过来 ,先是扑在了许叔叔的怀里 ,接着又扑在了师父怀里。他动情地叫了一声：“师父！”眼眶一热 ,泪水簌簌地流下来。

大雄和雯雯跑过来。他们一人抓住小雄的一只手,看着小雄流泪,也忍不住流下泪来。

许文良也走过来,拍了拍小雄的头,说:



“小雄,你了不起呀,夜探鬼屋,今天又救出了被绑架的孩子,成英雄了!”

小雄刚想说什么,地窖口传来一阵“呜呜”的声音。

大家急忙转过身,只看一个五花大绑的青年,嘴上贴着胶布,挣扎着爬出了地窖。

王永富一见那青年,叫了一声:“孙耀武!”

一听“孙耀武”三个字,小雄愣住了。

什么?孙耀武!那个瘦老头,不是叫孙耀武吗?这个人,被人绑在地窖中,怎么也叫孙耀武?

许文良立刻询问了王永富和那个叫孙耀武的人。小雄也提供了很多情况。谜,很快就解开了——

原来,黄头发和孙耀武,都是这里的养蛇工。

养蛇场的老板,刚刚去了广州,刑满释放的瘦老头,来到养蛇场。他找到一起作过案的黄头发,秘密策划了一起绑架案,绑架了一位女老板的儿子。

起初，瘦老头和黄头发把孩子藏在鬼屋。他们的罪行被小雄发现后，害怕极了，于是，连夜把孩子转移到养蛇场，藏在了地窖中。为了防止走露风声，他们把养蛇工、真正的孙耀武绑起来，也关进了地窖。

绑架案真相大白了，孩子得救了。

可是，黄头发和瘦老头却乘乱逃跑了。

当晚，公安局发出了“通缉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离奇的绑架案/陈自仁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2

(双雄惊心系列故事)

ISBN 7-311-01989-3

I. 离… II. 陈… III. 儿童文学—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0602 号

离 奇 的 绑 架 案

陈自仁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兰州奥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64

印张:2.375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58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7-311-01989-3/1·88

全套定价:17.50 元
(共 5 本)